

# 未来2-极亮之夜



---

欢迎来到这里，数码的故乡，科技的城邦。

欢迎来到光铭城。

风裹着黄沙呼啸在大街小巷，道路上的散沙被风刮得翩翩起舞，在烈日的照耀下与枯枝的残影舞动。风穿过道路，裹着黄沙洒在大地上，最后撞到一堵高墙，或是没入一条隧道，没了踪影。

仰望光铭城，一切都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漫天的黄沙中，唯一的绿意便是爬满了锈迹斑斑的钢筋的爬山虎，它们遍布城市的高楼，侵蚀着斑驳的混凝土。平视眼前，光铭城又是那么的缓慢。几盏路灯耷拉着脑袋，断断续续地发着光；光芒照到的地方，几根被沙子和枯叶覆盖的缆线摊在地上，凑近仿佛能看到流出的电火花。

几只乌鸦停在细如青丝般的枯枝上，头时不时转动两下，既是在探寻食物，也是在哀叹光铭城的荒凉。如果运气好，能看到天空中掠过的运输机。它们无声的掠过，灰白色的外壳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盘旋在坟地上待哺的秃鹫。

几个机器人机械地走在街头，他们有时会举起手，对着墙壁左右挥舞两下。他们貌似想要清洁墙壁，但是他们手里的罐子早已空无一物，但他们毫不在意，无意识地继续重复着这些动作。

或许你会认为这座城市配不上它所谓的“科技之乡”的称号，但要是踏着黄沙，走进一栋建筑，掀开遮盖的黑布，便能看见一个人，或者是多个人。他们或是躺在一个洁白的舱室内，或是站在一台漆黑的小房间里，头上无一例外地带着一副遮盖眼睛的头盔，手在空中诡异地摆动着，一会分开，一会合起，嘴巴张张合合，仿佛无声的说着什么。

带上这个头盔吧。

“现实是旧壳，光网是永恒。”

。。。。

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我再一次睁开眼，一片由钢铁铸造的仙境依旧。高楼林立，灯光闪烁，他的四周被五颜六色的光点包裹，霓虹灯条包裹着每一座肉眼中的城市。空气里弥漫着隐约的香气，它们化作迷蒙的雾气，飘在地上，犹如仙境。走出这里，街道上遍布着繁茂的花簇，两旁的建筑物旁，墨绿色的叶片遮蔽着街道，带着香气的风拂过街道。天空盘旋着高歌的白鹰，孩童们在远处的无重力区里欢腾，女人的裙摆，男人的衬衫都一尘不染，每一步都伴随着耳畔边隐约的滴答声，每一个笑容都仿佛一条程序的曲线。

这里才是真正的光铭城。光网的世界里，没有疾病，没有战乱，没有烦恼。每一天的温度都不一样，但每一天的温度都沁人心脾——无论是晴朗的耀阳天，亦或是阴雨的多云天，街道上总是萦绕着那股香气；无论是酷热的夏天，还是飘雪的寒冬，光网的每个人总是感觉，有一件无形的大衣披在他们身上，为他们调试最合适的温度。

我庆幸地叹了口气：“还好，这一次看来登录很正常。”

眼前此刻出现了几行字。

“光铭协议·V.91”规定：

“每位用户每日可享受最高21小时的光网沉浸体验，超时将自动连接‘梦境缓冲系统’，避免现实剥离反应。”

“90%以上用户进入系统后选择自定义的‘人生剧本’，系统将为其提供理想人生模拟，支持无限循环。”

“啊，我都把这个忘了。看来以后得再改进一下。”我尴尬的对着自己笑了笑，赶紧伸手划到协议的底端，文字瞬间消失在眼前，美景再次出现在眼前。

我向着这座城市的中心走去。左顾右盼，他现在处于一条架空的大桥上，左右漂浮着如水母般的光球，在空中上下起伏；每一颗光球里的景象都不一样，糖果屋、游乐场、游戏厅，孩子们在里面雀跃着。旁边，大人们在四周惬意地攀谈着，我在街头数了十个笑脸，他们几乎都笑在同一帧画面里。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如此的熟悉，我的嘴动了动，仿佛下一秒就能说出人们所要说的下一句话。每隔一段时间，黎的眼前一闪，周围的人们便又换上了一幅新的面孔，穿上了新衣裳。

“这么多变的衣服。。。太诡异了吧，看来也得改动一下。”我望着人们，挠了挠头，继续向城市的中心走去。

城市的中心是一座直入云巅的大楼。我走进去，对着眼前出现的显示屏输入了几个数字，高声说道：“带我去城市记录展馆。”

一个声音响起：“欢迎城市缔造者，黎。”

脚下的地面突然抬升，一切迅速地在我的眼前下降，变小。不消片刻，黎就来到了高楼的顶端。透过窗，整座城市尽收眼底，一颗颗光球在城市的四处浮动，仿佛点点星光点缀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我走进楼顶的展馆里。展馆是由无数记忆立方体所组成的一个展馆。雪白的立方体们排列在一起，组成一个巨大的圆圈，点开任何一个，一段光辉的往事便会被再次重播。

——光铭城的现在：享受光圈的美好！

——光圈的建立，科技革命：我们将彻底切断和纸与文字的联系。

——庆祝光圈科技成立26周年——我们不再受困于我们的肉体。

我笑了笑，高兴于这些光辉的成就。

脑海中突然不知怎的闪过几个词。“历史。。。过去。。。现实。。。”我喃喃道，“这些词都是什么？”

我召唤出身旁的机器搜索助手：“帮我看看。。。纸张，有结果吗？”

片刻，一个稚嫩的声音就在我耳边传出：“主人，我检索到了三个结果：‘光圈的建立，科技革命：我们将彻底切断和纸与文字的联系。’，‘最后的一张纸被光圈销毁’，还有‘纸张彻底成为过去式’。不知道您想要哪一个？”

“就没有对纸张这个东西的介绍吗？”我疑惑地问。

“抱歉主人，暂时没有找到这样的结果哦。”

我继续问：“那。。。城外呢？”

“抱歉主人，也没有找到这个结果，你是否想搜：光铭城？”

“额。。。不是，我想想。。。”脑海中不知为何再次突然出现一个念头，“镜中城！这个有吗？”

“哈哈主人，这听起来真是个科幻的名字！可惜这里并没有关于这个词条的结果哦！”耳边的声音俏皮的说道。我却不再理他，望向了窗外。

美景依旧，整座城市动着，却又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整个城市仿佛一个美梦。一个快乐，安全，完美的梦，没有忧虑，没有烦恼，也没有。。。未来。

我不由得低头望向我的身体，伸出手，手指洁白又毫无纹路，指尖映着盈盈的蓝光。此刻，太阳攀到了窗前，我第一次感到太阳仿佛有些刺眼，抬起手，却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影子。我甩了甩头，刺眼的不适瞬间消失。

耳畔边再次传来了平静的音乐，呼吸中再次充满了香甜的气息。我却无法平静，因为我意识到，这一切，每一首音乐，每一句对白，每一次日落，都是编辑好的，都是存在代码中的，都像是——我狠狠地掐了一把手臂，毫无感觉——一场提前谱写好的剧本。

眼前的景色突然碎裂开来，割裂般的机械转动声打破了我的美梦，头盔的眼睛自动退出，残留的电流却依然让我痛地闭上双眼——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黑暗。

我艰难地支起身，眼前暗淡无光，寂静无比。我只能听到舱室的轰鸣，我只能看到无穷的黑暗。我陌生地转头，四处环视，却看到身边是无数个和我一样的舱室，里面躺着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们。

走出舱室，我推开了挡在身前的黑布。我第一次走出了那栋大楼。

风卷着黄沙呼在我的脸上，我瞬间感到一阵剧痛。这种感觉是那么地陌生，却又那么地熟悉。我如幽魂般游荡在街道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躺回那个舱室，脑海中的一个念头催动着我走上了街头。我一路直行，直到眼前再也没有路，一堵石墙挡在我的面前。

我望向眼前的石墙，风沙在上面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石墙此刻已然斑驳不已。可我好像还是能模糊地看见几个字。寒风吹在我的身上，我止不住地发抖——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寒冷。

我伸手抚摸着墙上的字，喃喃低语：“嗯。。。纪？”

又一阵寒风吹过，我只感觉到头上传来一阵疼痛，我瘫倒在石墙边，手也无力地耷倒在地上。

**“真是。。。怎么又跑出来了”**

## 二

我再一次睁开眼。环视四周，身旁被霓虹灯所包裹，高楼林立，点点闪光在空中起起伏伏。我走进街道，一股淡淡的香气扑面而来，随着柔和的微风拂在我的脸上。

我还记得我的任务：检查光圈科技的设置。我走在街上，观察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街道上，望着每一个行人脸上的笑容，我不禁苦笑出来：“他们这个笑容。。。这不是笑容，这就是数学公式做出来的弧线啊！我同事都在干什么？”

接近他们，我尝试与他们聊天，可预料之中的对话框没有出现，一行突兀的用户协议却出现在我眼前：

“尊敬的黎先生，欢迎来到光圈的世界。在这里，你的一切愿望都可以被实现。”

“光铭协议·V.91”规定：

“每位用户每日可享受最高21小时的光网沉浸体验，超时将自动连接‘梦境缓冲系统’，避免现实剥离反应。”

“90%以上用户进入系统后选择自定义的‘人生剧本’，系统将为其提供理想人生模拟，支持无限循环。”

“。。。 ”

我不由得有些恼火，心想：“看看！我负责的建筑都这么完美这么好看，而其他部门的人呢？唉，看来之后得好好和他们聊聊。”我无奈地再次划到协议的底部，协议渐渐消失在眼前。不知为何，我感觉自己好像干过这件事，还不止一次。

管不了这么多，我走向街道上的行人，与他们聊起天来。随着聊天的深入，我的记忆里好像出现了他们将要说的下一句话。我感觉有些奇怪，嘴巴动了动，对着眼前喋喋不休的行人挥了挥手，他们丝毫不受影响，旁若无人地开合着嘴巴。我不禁有些无奈，透过他们的嘴，我已经能看到他们身后的景色。

我按下自己的失望，将这些不足记下，朝着城市的中心走去。一路上，我又见到许多行人，他们走在街上，女人的裙摆划出完美的弧线，男人的步伐与时钟的滴答共鸣。我渐渐感觉不到鼻翼下传来的香气和耳畔边平静的音乐，我只感觉到一阵莫名的熟悉感，仿佛。。。这不是我第一次检测光网开发情况。

我来到了城市正中心的一座高塔塔底。望着这座我亲手一行行代码谱写出的摩天大楼，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最后要干的事情就是去往高塔的顶端，观察整座城市的渲染情况。我走进塔里，对着正中心的数字显示屏按下几个数字，地面迅速爬升到了塔顶。我透过玻璃，望着整座城市。一颗颗光球在城市的四处浮动，仿佛点点星光点缀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霓虹的灯光装点着楼房的四周，钢铁所铸造的森林中也充满了奇异的色彩。

“看来渲染做得还是没有问题的。”我松了口气，走进了塔顶。踏进塔顶展馆的一刻，几个陌生的词汇突然涌入我的脑海。“纸张。。。过去。。。人类战争。。。镜中城？这些是什么？”

我召唤出展馆内的智能机器人，把脑海里的词一一对它询问。好像是提前预知了一样，听到第二个词没有结果时，我已经站在了窗前。

此刻，太阳已经开始慢慢降下。我的眼睛再一次感受到刺痛，但我却并没有躲闪，我的脑海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

醒过来吧。

你经历过这一切。

这不是现实。

没等我反应过来，浑身一阵剧烈的阵痛把我从光圈的世界中抽离出来，我躺在一个舱室内抽搐了许久才缓过来。

我直起身子，看到身旁是无数个和我的舱室一样的东西。每一个舱里都躺着一个人，带着呼吸管，头戴一个头盔。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回忆如潮水般涌来——这不是我第一次醒来。

我小心地揭开房间门口的黑布。可我揭开黑布的一瞬间，一股剧痛从脖颈处传来，我再次倒在了地上。

。。。。

眼前依然是五彩的霓虹和隐隐的雾气，我睁开眼，一长串用户协议已经出现在我眼前。

我不假思索地划到最底，用户协议消失。我终于意识到，我被困在了这个世界里。

我冲上街道，找到我见到的第一个人。不等他开口，我就急切地大喊：“救救我！我被困在这个循环里了！救命！”

眼前的男人愣了两秒，然后马上恢复了笑容。一行文字在我的视角底部出现。“你好啊。我是詹姆斯，伙计，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他一字一顿地开口。

在文字的末尾，弹出了两个选项，一个是回答“我很好，再见！”另一个是走开。我努力地尝试张开嘴，却发现自己无法发出一点声音。我僵硬地拖着自己的手指点到了走开，我的嘴才大口喘着粗气回过神来。

我怔怔的呆立在街道中间。在地板上，我看见马路的砖块上刻着一行行代码；跳起来抓一片树叶，上面的叶脉也镌刻着“光圈科技”四个小字。

此刻，隐约的雾气里充斥的不再是香气，而是令人作呕的毒气，麻痹着闻到气味的每一个人，把他们困在这片温柔乡里；耳畔边的音乐也不再令人心身愉悦，反而变得无比刺耳，就连以往熟悉的声音也变得无比陌生，勾引着人们沉湎在这座由幻想和虚拟所构建的魔窟中。

我疯了一般地冲向记忆里的一片公园，那里好像在举办一个婚礼。我冲进婚礼现场的草地，满头大汗地站在人群中央，一把扯下新娘的头饰，对着所有人大喊：“停下！所有人，都给我停下！”我顶着新郎的头，破口大骂，“你真的爱她吗？你配爱她吗？盯着我的眼睛！你不配！”我又转向观众，歇斯底里地嘶吼着，“你们这里所有人，没有一个是真心想要来看婚礼的！你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胞，都只是一段代码！快给我停下来！”

婚礼现场寂静了几秒，只剩下我的喘息声。司仪率先打破了安静，可我却错愕地望向他，因为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改变：“欢迎各位来宾来到这一场婚礼。。。。”我又望向新娘与新郎，他们刚刚被我撕扯坏的衣服此刻已经焕然一新；我低头看着观众，他们仿佛根本看不见我一样，羡慕的望着这对新婚夫妇，只是眼神无比的空洞，没有一丝光芒从眼里射出。

我愣在了舞台中间。在我的身后，司仪慷慨激昂地介绍着新婚夫妇的生平；我的身前，新郎和新娘在舞台的两侧望着彼此；舞台下，几个观众的眼睛开始漏水。

我无力地走出了婚礼现场。走在街上，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却感觉我的身影是那么地孤独。我知道我可以召唤出一个伴侣陪着我走在街头，我也可以走进任何一个光球去忘情地玩上几个小时。但我无法停止自己望向那些细小的代码，我无法停止自己注意到那一个个“光圈科技”，我无法沉浸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渐渐地，我离城中心越来越远，眼前的建筑好像逐渐变得粗糙起来。慢慢地，我看不清霓虹灯的颜色，它们聚在一起，像一坨杂乱的色块拼凑在一起，毫无美感可言；紧接着，几乎再也看不到灯光，我的四周只剩下暗黑的钢铁；再后来，连钢铁也糅杂在一起，完全辨认不出建筑的样子，道路也变得崎岖起来。每隔几十米便会有几块钢铁的模型挡住道路；到最后，一切全部消失，但我依然能感觉到我的脚坚实地踏在地面上。

我恍惚间看到一堵透明的墙。透过墙，只有一片空白。

我摸着墙一点点左右挪动，过了许久，我感到平整的墙面出现了一丝裂纹。我双手顶着裂纹，用力一推，一块透明的墙应声碎裂开来，透出一个黑暗的房间。

我走进那个房间，里面黑得令人发慌，许多废弃的杂物堆在房间的四周。墙面和地板仿佛是由最深的夜构成，唯独正前方的空间亮起一道极细的光线。那光像从过去缝隙中漏下的一滴时间，照在一台静静伫立的老式显示屏上。

那台显示屏是那么的老旧，我从未在我的生命中见过这样的物体。但不知怎的，我又本能地知道，那是一台显示屏。

显示屏的下面只有一个按钮，上面积满了灰，但依旧能够辨认上面的字：播放。

我按下了那个灰暗的按钮，一个视频在显示屏上弹出，里面是一个头发花白却眼神炯炯的男人。他坐在一张木制的桌前，背后是许多盆绿植，生长程度不一。他的眼神深邃，因为年龄泛着黄，却无法阻止他锐利的目光仿佛射穿屏幕一般落在我的身上。我有一种错觉，仿佛眼前的老人的视频就是为我而录的一样。

他一开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但很快便调整好了设备。沉默地望着面前的显示屏许久，他沙哑地声音传出：

“当人们忘记了纸，他们就把自己思考的能力拱手送给了别人。

“当人们忘记了过去，他们就毁灭了自己的未来。

“以史为鉴，以古窥世。

“当你开始感到疑惑，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它们又是谁’时，

“——就证明了你还活着，你在创造自己的未来。”

显示屏里的老人伸出手指，指向了显示屏。

我怔住了。

这段视频与我所看过的人工智能所产出的宣传片截然不同。即使隔着屏幕，我也能感受到眼前老人的痛楚。。。这些话，这些动作，是真实的，是活生生的人所说出的，不是源于程序的算法，而是人类记忆的遗产。

我的大脑很痛，却强迫自己继续观看。

老人的手放了回去，顿了顿，继续说：

“如果你能看到这段影像，我很感激。我曾是镜中城的一员，我们也曾挣扎，也曾失败。但只要还有人醒来，镜不会破。”

镜中城。

这个曾经在我脑海中闪过两次的词语终于出现，我的身体如同被击中一样一震。

“我叫邓。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看完这段视频。可能它不完整，它可能都到不了你那里。但是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三

我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这个奇异的老人。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一股我从出生起从未感受过的坚韧。透过他的眼睛，我第一次看见了光，有温度的光。

透过影像，这个叫邓的老人聊了很多。他聊到了自己的过去，镜中城——他的家——的过去，他对光铭城的探索，以及他对光圈科技的看法。

“就像我说的，当人类把纸笔焚毁，忘却过去时，他们就自己毁灭了未来。”邓说到光圈科技时，明显地有些愤慨，“我并不反对发达的科技，但如果科技发展的代价是忘记本心的话，我宁愿保持原始。

“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认识历史——至少，知道它的存在。因为这样，你们才能在面对压迫时可以站起来，然后对着压迫者高举反抗的大旗。

“我所说的历史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只是想让看到影像的人知道，这个世界不只短短30年。但不可能一句句地讲述每一句历史，你们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探明这个世界的真相。”

说到这里，画面戛然而止，陈旧的显示器发出几声无力的轰鸣，便陷入了黑暗。房间里再次陷入了黑暗，我却感觉我的眼前非常清晰。

就在我踏出那个房间的第二秒，整个世界突然震荡起来，紧接着一行红色的大字便出现在我眼前：“服务器正在维护，现在请退出光圈并静躺在休眠舱内等待。”

提示的下方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十，随着滴答声不断减小。来不及思考，我赶紧退出了光圈，在休眠舱内苏醒时，我并没有感到疼痛，却感受到心跳得很快。

我身边的舱室里，许多人疑惑地探出头，对着周围的人们小声交谈。

眼前的黑布突然被扯开，光一股脑地冲进房间里，许多人被刺的睁不开眼。我也赶紧用手捂住眼睛，艰难地望向门口。

几个机器人手握枪械走到我们一排舱室面前，严肃的开口：“光圈科技检测到刚刚有人进入了工作人员专用区域，现在需要对你们的机器进行排查。”

我们被荷枪实弹的机器人赶出了休眠舱，一个机器人另一只手里握着电棍，拍打着墙面：“过来，贴着墙，站成一排。”

人们穿着条纹睡衣，憔悴地倚靠在墙上，我看到有人面黄肌瘦，还有人的腿在发抖。但他们的脸上都是如此的漠然，仿佛机器人的巡查和他们毫不相干一样——不，倒不如说，他们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拟的世界了。

机器人分成两队，一队死死地盯着我们，手里紧握着枪械；另一队粗暴地踏进舱室，从每一个休眠舱的底部掏出一个芯片形状的物体，随后把它们靠在头顶，静止几秒。一阵电流穿过机器人的身体，它们抽搐几下，紧接着恢复正常，把芯片用力地插回休眠舱里，走向下一个舱室。

很快机器人就来到了我的舱室前。一个机器人抽出芯片，贴上头顶，霎时间它便抽搐起来，可它抽搐的时间似乎长了许多。当它终于缓过来时，它举起手，大喊一声：“用户黎，我们，将，重新设置，你的，游戏人格。”

三四个机器人马上冲向我，抬起我的腿，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丢进了舱室里。我的头上瞬间又被带上了一个头盔，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平静地望着那团黑，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他们的到来。透过头盔，我仿佛看到了舱室外站在墙边的人们；我又好像看到了那一段段无法改变的代码，我还看到了。。。看到了那座掩盖在灯光璀璨下的废墟，那片被黄沙掩埋的土地。

我知道，我必须忍耐。

耳边传来一声声轰鸣和喷气声，想必是人们再次躺入了休眠舱里。我的眼前也再一次出现了那片灯火辉煌的城市，我再一次回到了那片完美的城市。

我释然地叹了一口气，又轻笑了两声：“看来，你们不想让我走。”此刻，我的手里握着一小块老旧发灰的碎片。那块碎片好像还在时不时的闪着光。

踏上街头的一刻，许多行人便向着我走来。

我试探性地向他们走去，可他们却在看到我的动作的一刹那恢复了正常的行动。我环顾四周，好像什么都没变，只是人们靠我靠得更近了。

“你知道最近那个事情吗？”我的耳边传来窃窃私语，不偏不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望向周围，其他人好像完全没有注意。

“听说城边出了个怪物啊。。。 ”

“好像已经有不少人在那边出事了。。。 ”

我不把这些放在心上，继续向前。

“诶，你的手怎么了？”

“别提了，还不是我想去城那边去看看，结果到那边就有一条钢筋掉下来！”我瞥向声音传出的方向，那个人手臂缠着绷带，另一只手用力地指着城市的南边。

我猛地想起，那便是公园后城市的边境。

我怀着隐约的不安，继续向前走去。

“快来人，快来人啊！我的孩子，他到城市北边去和朋友玩，结果不见了！”一个熟悉的女人面对着我走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个新娘。

我疑惑地走上前，不知为何这一次我感到嘴巴惊人地放松。我开口道：“您儿子长什么样？需要我帮您找找他吗？”

新娘看到我，犹豫了片刻，随后只是摆了摆手：“不用了，只是小心，千万别去城市的最北边啊！”随后便火急火燎地继续向我的反方向走去。

“既然北方和南方都不行，那西边呢？”我不由得有些好奇。可正当我迈出第一步，几个声音便从左边的岔路口传出：“西边好像有个房子塌方了，最近那边的建筑好像都不太安全。。。”

我心里顿时明朗许多，不再犹豫转身向东走去。

不出所料，身边顿时传出几个人声。可我不再在意他们口中莫须有的危险，径直向着公园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在我身旁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可他们却都奇怪的为我留出一条通畅的大道。我充耳不闻他们口中城市南边惨烈的情况，大步掠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眼前的景色渐渐熟悉起来，渐渐粗糙的建筑证明着我的正确——一切都只是光圈尝试把我困住所编造的谎言。

可就当我走到只剩铁块的区域时，头顶传来一声巨响，随后一根钢棍重重地砸在我的脚边。说来奇怪，那根钢管瞬间卡在了地上，不再动弹。

没等我反应过来，更多方块、圆球状的物体从大道的两旁坠落，铺满了空旷的街道。

我心里一惊：“他们真的舍得拆掉城市的高楼，就为了阻碍我？”

我的内心仿佛有一股难以言表的感觉，可恐惧迅速盖过了那种感觉，我的脚不受控制地转向城市的中心。

我再一次走向了人群。这一次，我和人们走在同一个方向，他们朝我靠拢，对我四处询问。我被喧嚣包裹着，却只觉得寂静。我的内心无比寂静。

我默默地顺着人群走到了那座高塔下。人群渐渐变少，到了塔底，已经只剩零星几个无所事事的人在周围游荡。

我走进塔里，来到了塔顶，望着城市。

我把手放在那片玻璃上。它是那么的薄，塔外的景色尽收眼底；它又是如此的厚，隔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感觉到，我与世人仿佛隔着一堵厚厚的玻璃罩。

我召唤出机器人助手，把手里的碎片交给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机器人好像露出一个错愕的表情，但瞬间恢复了正常：“我不知道哦主人。这不像是我们这里的東西呀！”

我伸手接过碎片，放进口袋，默默地走向了窗边。

望着天边寒冷的太阳，望着塔底黑白的霓虹，望着眼前死寂的世界，我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

突然，我感到头部一阵疼痛，倒在地上。恍惚间，我听到几个声音。

“真的还放他在这里？”

“不然呢？你觉得咱们有地方关他？把他困在这儿也挺好。。。”

再一睁眼，我躺在香气弥漫的地面。

我直起身，头突然一阵剧痛。我捂着头再次躺倒在地上，紧闭着双眼打滚。眼前的漆黑里，缓缓地出现几个血红的大字：

“光圈科技欢迎您”

等我终于从剧痛和眼前的大字中缓过来时，我把手探进口袋里。

一片碎片。我摸出了一片泛着灰的，老旧不已的碎片。它好像在发着光。

## 四

那块碎片安静地躺在我的口袋里。

我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紧紧地握在手里。几束光线从手指的缝隙间透出。这股光微弱地在我的手里闪烁，可它却与光圈里的光截然不同。我从未见过这样洁白的光。

那个老人的身影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把那块碎片放回口袋，走进了弥漫着香气的街道。

街道上人潮汹涌，人们再一次靠近我，再一次停在我周围，再一次谈论起不存在的危险。但这些危险不再能够吓到我，我走在人群当中，人群的喧嚣如海洋般萦绕着我，我随波逐流着，却努力地与巨浪搏斗。

再一次踏入高塔，我没有唤出机器人助手。我站在塔底，望着上空层层楼阁，不禁好奇：“除了塔顶的展馆，这座塔里还有什么？”

很快我就在底层的角落看到了一扇泛黄的门。我接近了那扇门，金属的门把手已经锈迹斑斑，门上的油漆已经脱落，正中间写着几个字：紧急楼梯。

推开门，与众不同的气味扑面而来。我从未闻到过这股发霉的气味，不觉得难受，反而很好奇。

我顺着这条楼梯一路上爬，灯光渐渐明亮起来，空气中渐渐地被铁锈味填充，每一层的编码也愈发混乱，到后来，楼梯井里好像传出几声叫喊。。可我没有停下。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去哪一层，只是不断地爬着，一层、两层，直到我累得精疲力竭为止。我最后停在一个泛着蓝光的编码面前，上面杂乱无章的写着几个字，我却完全无法理解——这也许是我使用的语言，但我却没有办法理解它们。手碰到楼梯间门把手的那一刻，一股电流传过我的身体。我错愕的四处张望，在湛蓝的灯光映衬下，门上有一行大字：危险区域，闲人勿进。那行字的油漆好像还没干，渗透下来。望着楼梯井黑暗的顶，低头又看见楼梯井深邃的底部，那行字看着有些瘆人。一时间，我站在楼梯间里，既不敢推开门，也不愿往上走，更不想走回头路。

我在楼梯间里不断地踱步，一边犹豫一边等待着。突然，我的口袋里突然振动起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碎片，它的光依旧微弱无比。可这一次，透过它，我好像看见了两张脸。一张是邓的脸，坚毅、沉稳，却挡不住岁月的侵蚀；另一张。。好像也是邓的脸，只不过更加彷徨、

不知所措，可透过他闪着光的眸子里，我却看到了他的壮志和意气。我疑惑地揉了揉眼，两张脸仿佛拼凑在一起，凑出一张年轻又迷茫的脸。

那是我的脸。我的耳旁再次响起了邓的话：“你们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探明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再次抬起头，眼里不再迷茫。我既不会回头，也不会迷茫地向上。我一把推开了门，预想的疼痛没有出现，我走进了楼层中。

出现在眼前的是无数排屋舍俨然的桌椅，凑近它们，我看见每一把桌椅都不同程度的损坏，坑坑洼洼，又老又破。一排排的桌椅前，一块墨绿色的板子被钉在墙上，上面好像也写着几个字。

我站在那块板子的前面，面朝桌椅，每一把桌椅都尽收眼底。突然，桌椅开始剧烈摇晃、转动，在一声巨响和一阵闪光后，桌椅上竟摆满了东西。我小心地踱到了一张桌子身前，桌子上有几个立方体，上面写着几个字，底下有几幅插图，从侧面看，还被切开成很多层。在这些立方体旁边是几个不规则的柱子，它们一头细、一头粗，细的那头都是黑色。我疑惑地凝视着这套奇怪的东西，不知为何我觉得我对它们有种亲切感，久久不愿移开视线。

我没搞清这些形状到底是什么，桌椅和黑板就再次摇晃起来。这一次，我感到地面也在震颤，我艰难地跑开，远远地窥视着那团光；突然我的手也止不住地颤抖，打开手，那片碎片此刻正剧烈地震颤着，强烈地闪烁着。

随着一声轰鸣，桌椅上，黑板前出现了几个人影。黑板前的身影手舞足蹈，在黑板上不断比划，好像很激动；桌椅上的人们埋头对着那些立方体做着同样地动作，有的还高举着手，想要引起黑板前那人的注意。。。

我感觉脑子里有一个尘封已久的东西蠢蠢欲动，可我却无法释放那个念头。我又一次剧烈地头痛起来，我艰难地跪在地上，双手抱头。

那个念头越来越强壮，我只感觉什么东西在我的口中呼之欲出，可我却说不出话来，我的头越来越痛。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教育。他们学的，就叫知识。”

一个声音把我从剧痛中拯救出来，我如释重负般抬头，眼前的课桌黑板消失了，只剩下一个人握着那个立方体，朝我摇了摇：“站起来吧，看清楚，这个东西的名字叫书本，书本里面用的叫纸张。”

脑海中无序的乱码此刻如同被一阵风吹起一般凑到一起，我终于见到了这个无处不在却无形无迹的东西——书本。我望着眼前那个人，用力地开口：“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这些？”

“你愿意的话，就叫我明吧。”那个人盯了我几秒，缓缓开口，“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跟着我吧。。。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

我不管脑中的疑问，跟着明走进了楼层的更深处。越往里走，楼层的陈设越古怪离奇，越不像是光圈科技的产物。更多奇怪的事情与这些物件同时发生着：我亲眼看见一个物体在我眼前闪烁几下，然后消失在地面上，几秒后再次出现；我还看到了无数我不认识的物体，我的头更加痛了。

明看我窘迫的样子，无奈地开口：“以后有时间我会慢慢给你讲这些东西，现在先跟着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我只好跟着他，一路来到了楼层的最深处，一条闪着光的裂缝突兀地立在房间的中央。透过裂缝，我好像看到了一座熟悉的城市——光铭城。

只不过，那座光铭城和我记忆里某一次循环时我走出大楼所见到的光铭城更加相似，只是这座光铭城还能看到光。

明这时拍了拍我的肩：“喂，不要看到什么都这么惊讶好吗？你看看你，像个孩子似的。。。”

他指了指眼前那个裂缝：“没错，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裂缝就是光圈科技的一个漏洞。光圈科技绞尽脑汁把人困在他们制造的桃花源里，却没想到这里藏着一条与现实世界的通道——严格意义上，过去的通道。”

“什么？”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仿佛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你的意思是，我们通过你说的这个裂缝就能穿梭时间？”

明看到我憋笑的样子，显然是有些生气：“信不信进去走一遭你就知道了！但是在你进去之前，你真的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吗？”

我这才停下来凝视着明。刚刚在漆黑的环境里，我看不清他的样貌，但是此刻，在裂缝的光映照下，他好像。。。很苍老。

我从未见过像明这样苍老的人，我有些错愕的开口：“额。。。我倒是出去过一次，只是没走两步就被打晕了。。。”

“不奇怪，不奇怪。”明嗤笑出声，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那看来你对外面的情况也不清楚。。。”他在我身边绕了两圈，盯着我看了几秒，好像在做出什么决定。突然，他凑到我的身边：“把你那个碎片给我，我不会害你的。”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伸出了手，我口袋里的碎片自己飞了出来，落在他手中。

“看来，你已经听邓讲过他的故事了？”明握住了那块碎片，“那我就不再多讲光铭城所发生过的事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自己来。”

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凝视着他的手。房间里陷入了几秒寂静。

“额。。。”明尴尬地打破沉默，“你就记住这几个东西：纸、笔、书。其他的東西你去了那边自然就会知道了。。。去找图书馆！”

没等我说话，明便把我推进了裂缝里，我只感觉自己下落了很久，最后重重的落在地上。

落在了硬邦邦的土地上。

我望向天空，黄沙遮天蔽日；眼前不少人们走在街头，低着头望着手机；身边高楼林立，但熟悉的霓虹、香气、浮球都没有出现。

整点报时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2123年9月3日，18点整。”

## 五

2123年，距离现在57年，距离光网科技成立31年。

那时的光铭城和我印象中灯光璀璨的光铭城天壤之别。天空中的阳光没有云朵的遮盖，马路被肆意地灼烧着，风里都裹着热浪。黄沙被风吹起，又落在地上，街道上的行人都带着头巾，仿佛对黄沙唯恐避之不及。

抬起头，本该霓虹点缀的高楼现在只有玻璃和混凝土，五颜六色地外墙现在洁白如雪，高楼伫立在黄沙中，犹如一个坚毅的巨人。

“这。。。就是明说的过去？”我终于从时间穿越的震惊中缓过神来，“确实和光圈科技所打造的光铭城完全不同。”

脑海里闪回过明对我说的几个字。纸张、图书、水笔。我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对它们的印象只停留在那几个奇形怪状的物体上——我既不了解它们的由来，又不知道它们的用处，何处去寻找那些东西？

抬起头，一个孩子正好向我走来。我瞥向他，他的头贴在手机上，手指机械地对着眼前的屏幕敲打，耳朵里还塞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体。我试探性地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朋友。。。”

“干什么干什么！没看到我在聊天吗？我告诉你，要是惹到我，我就叫上我那几个大哥好好教训你一顿！”那孩子被我碰到，如同受惊的猫一样暴跳如雷，好久后才停下来，“你怎么还在这？你要干什么啊，快点说，我赶时间！”

我不由得有些惊讶：“额。。。额，小朋友，你知道笔和纸是什么吗？”

“啊？纸。。。笔。。。这是什么新的游戏吗？”

“不。。。我也不知道，但是应该不是游戏吧。”

“那就是最新的视频主播了？那个网站的？快快！”

“额。。。我。。。这，这我怎么解释啊。。。我尴尬地挠挠头，脑子里努力地回想着我看到的那本书的样子，双手比划着，“这是一个现实世界的东西，然后。。。你看，它像这么高，这么宽，然后它的顶上还有画，还被切成很多层。。。。”

“啥啥啥？大哥你别开玩笑了好不好！你说的这个东西我随随便便能给你找出来二百万个！走开走开，别打扰我聊天。。。那孩子像看疯子一样瞪了我一眼，回归了手机的怀抱。

我尴尬地环视四方，却发现周围的人安静地可怕。

孩子们紧盯着屏幕，敲敲打打；家长们戴着和我的头盔类似的VR眼睛，摇头晃脑；就连弓着腰的老人都戴着耳机，眯着眼睛跺脚。

眼前人潮汹涌，耳畔却死寂如夜

我无奈又无助地抬头，只看到路灯延伸出一条管子，上面投影着：**庆祝光圈有限公司成立一周年。**

。。。

我再次一个人走在街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我也不算是独来独往，我的周围人潮汹涌，可我已经分不清他们是人还是冰冷的代码。或者说，我正在见证他们化作代码的过程。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走到了一栋破旧的建筑前。那座建筑虽然破旧，高大的石柱，巍峨的穹顶依旧诉说着它曾经的伟大。斗拱上写着几个大字：光铭城图书馆，此刻它们已经支离破碎，我花了好久才辨认出来。

大门是玻璃做的，透过门，我看到里面昏暗的陈设，几十个架子安静地站在地上，上面空无一物。我走向他们，突然地面上闪出一段全息影像：“信息冗余、文化退化风险区域。拆除日期：2123年10月26日。闲人免进。”

我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好久。等我终于想清我是否应该进去时，手已经握紧了门把手。我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但我能感觉到，我离明说的那些东西，不远了。

推开门，一股发霉的气味再次袭来。阳光止步在图书馆外，没有灯光的映照，图书馆里即使在白天也暗淡无光。我走向那些架子，此刻我终于看清了它们：每一个架子前都写着几个字，但那些字此刻已被泥泞包裹，无法辨认。架子上积满了灰，还积起了一圈圈的蜘蛛网。

我正准备仔细端详一番那些架子时，一阵嬉笑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循着声音走去，看到几个年轻人，他们一只手捏着几个立方体，把它们抛起又摔下，另一只手牢牢地扣着手机，随着立方体夸张地摆动着。他们一会盯着立方体笑，一会又作秀似的绕着立方体打着转，嘴里还念念有词：“观众们，今天咱们来到了这个——对！图书馆！额。。。十里八乡有名的禁地！你们看啊，这个东西，就叫书！古时候，我们太爷爷那个时候还天天地抱着它们，咱们现在可用不着啦！”说着，他们再一次把手里的书摔在地上，爆发出一阵讥笑。

我也下意识地低下头，看到我的脚底下也有一本书。我把它捡起来，仔细地看它。眼前的书上面已经沾满了泥沙，封面上的画也已经肮脏不已。我勉强辨认出来，封面上一个孩子在树丛里奔跑。

我突然回忆起我的童年——不是沉浸在无重力海洋球里的童年，而是在真实的陆地上无忧地奔跑的童年。我的身体告诉我，我现在25岁，但我的记忆告诉我，我远不止25岁。

我想起了刺眼的阳光，我想起了荒芜的沙地，我想起一个孩子坐在地上，用木棍在沙子中画着图形，或者说，写着字。身边蹲着两个人，扶着我的背指着地面，我望向他们，他们的嘴巴动了动，我听不清。

我紧握着书，不敢抬头。

一个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小伙子，你也是像他们一样来录视频的？”我回头一看，一个弓着背的老爷爷凝视着我，叹了口气，“没事，我就像这个图书馆一样，都老了，都被时代淘汰了。。。 ”

我赶紧走到他身旁：“不不，老先生，我来这里其实就是为了找书，看来你是这里的管理员？”

老人的步伐停下，他再次看着我，难以置信地问：“这年头还有人来找书？你是要借书还是。。。”

“不，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书到底是什么。”

老人盯着我看了几秒，随后叹了口气：“唉，你走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这里马上也就不复存在了。”说着便转身要走。

我着急地喊：“老先生，其实我是从未来来的，那个时候书已经彻底消失了！就求你给我介绍一下，书究竟是什么吧！”

老人的脚步停下了。他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转过身，戏谑地笑起来：“呵呵呵。。。未来来的啊，原来那时候，书真的不见了。那无妨，老夫就带你去见见所谓的书。”

我跟着老人来到了图书馆的地下。图书馆地下只有一间房间，四周摆满了书籍，中间是一张桌子，上面写着：纸张图书陈列室。

老人苍凉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书，是旧世界留下的遗产。每一本书里都记载了一个别样的世界，每一本书里偷藏着好多耐人寻味的故事，每一本书里都有着品不尽的哲理。。。”

“你看，这些书是故事书，这里面记录了一个个不同的世界，人类的想象在这些书里被完全地挖掘。”老人带我走到一排书面前，取出一本《伊索寓言》。

“这些是教育类的书，人们把世间万物的知识总结归纳，分门别类地记录在书里，你看这是经济书，这是历史书。。。”不知为何，当我看到那本老人掏出的史书上烫金的“以史为鉴，以古窥世”时，眼前浮现出了一双坚毅的眼睛。

“这些是漫画书，大家看这些书就为了放松，但是有些时候这些漫画书里的东西，比任何别的书还要辛辣。”

“这些是说明书。”

“这些是法典。”

。。。。

我跟着老人走遍了各个书架，我感到我的四周都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最后，他叹了口气，指着中间的台子：“这些书都应该被摆在上面的架子里，可惜它们现在马上就会被时代的洪流冲走。”

我感慨：“我那个时代，好像所有的知识都被光圈科技所掌控。他们管控哪些人接触到什么知识，他们限制每个人能学到的知识。”

老人望着书架，我也望着泛着光的书。不知是谁开口：“**纸，是一种你必须翻页才能继续的东西。你必须自己翻——不像现在，信息会主动扑上来。**”

接着，房间沉默了很久。我静静的把手放在每一本书上，感受指尖划过纸张时略微的粗糙感。老人盯着我，时不时地轻咳两声，一言不发。

突然，头顶传来警报声：“拆除计划提前，请所有无关人员撤离！”

“快，快走！我带你回我来的那个裂缝！”我回过神来，焦急的望着老人，握紧了他的手。

老人安静的坐在一排书前面。他看到我焦急的样子，回过头从书架里拿出一本书，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碎片，扣在我的手上：“把书带回去。”他顿了顿，决绝地开口，“替我把这些书读完。”

我无助地看着他：“我们还有时间啊！快走！”他只是笑了笑，随后双手搭在我的胸口，猛地一推。

图书馆在我眼前塌陷，灰尘四起，我的眼前渐渐模糊，藏书室里的书也永远地掩埋在了巨石下。隐约间我听见了几声哀嚎，可我无法理会。耳边是轰鸣，胸腔像被什么空洞地掏走。我紧握着手里的书，感觉眼前的景物不断地变小。我无助地闭上双眼。

再次睁开眼，我又一次回到了那栋废弃的楼层里，眼前是一脸玩味的明：“出来了？嗯。。。看你抱着的东西，看来不算失败啊？”

我回头，眼前的裂缝正在逐渐地关闭。我望向里面倒塌的图书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嗯，拿出来了一本书，还有一个碎片。我会记住你的。”

明自觉地闪向一旁，我瞥了他一眼，他的衣服上好像沾满了灰尘，而且。。。我从来没注意到他的驼背如此严重。他弹了弹身上的灰：“记住你在那边见到的东西吧，记住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记住。。。记住吧。”

我轻哼一声，走出了高塔。

塔底，我见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个小男孩躲在街角，一手握笔，一手按着纸，正偷偷画画，画的是：一本书摊开，一只手正要翻页。

## 六

眼前的小男孩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几只彩笔，一只手撑着脑袋，胳膊按住身下的纸，左右歪着头欣赏着他的画。

我走到他的身边：“小朋友，你在画什么？”

“啊，叔叔你看，我在画一个人，他在看书。”小孩惊讶地抬起头，有些害羞地开口。

“你为什么要在哪里画画？你看周围，全是人。”

“我们现在在举行画画大赛！我想着，要画出最好看的画，肯定就要去对着人画呀！所以我就跑到街上，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可以画。”小男孩突然伸出手指指向我，“我刚来到这里，就看到你抱着一本书走过来，我就觉得很不一样！所以我就把你画下来啦。”

我望向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迈着差不多的步子，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做着差不多的动作。这样看来，我确实算是特别了。我望了一眼男孩身下的画，线条无序的排列起来，比例也十分奇怪就连人物的颜色也和霓虹灯一般无二。

男孩看到我的神情，有些尴尬地挡住了他的画：“额呵呵，叔叔你就别看我的画了，我虽然想的好，但是确实画不出什么好看的东西。。。”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我也把视线从画移到男孩的身上。

“几周之前，我们的家里突然出现了一大堆白纸，白纸旁边还有几只五颜六色的画笔。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拿着那些画笔当玩具，一直到后来亮亮一不小心把笔画到身上了，我们发现那个颜色特别好看——”男孩突然夸张地比了个爆炸的手势，“我们突然就知道这个东西叫画笔了！我们后来就把笔放到纸上去，结果又突然知道了什么是纸！哈哈，真是太神奇啦！”

我疑惑的询问：“你们？你指的你们是谁呀？”

“哦！我都忘了给你介绍了！”小男孩激动地站起身，把地上的纸卷起握在手里，另一只手抓住我，小跑起来，“叔叔，我这就带你去见我的朋友们！”

我被男孩拉着一起离开了高塔。

我们穿越了繁华的大桥，我望向四周漂浮的圆球，转头看向男孩。可他仿佛完全不认识圆球，痴迷地盯着它们：“叔叔，这些是什么！这么大，怎么还能飘在天上！”

我疑惑地回答：“这些是光圈科技的充能气球，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小朋友，你为什么不认识这些东西？”

小男孩转过头，望着我开口：“可是，我确实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呀。”

我们来到了绚丽的霓虹灯面前，握着男孩的手，我突然感觉眼前的霓虹灯渐渐黯淡，颜色也越来越单一。继续行走，眼前竟出现了几盏碎裂的灯管，火花从破裂的玻璃里迸射出来。这样的情景我从未见过。

继续行走，眼前彻底没了霓虹的色彩，就连街道也渐渐粗糙起来，香气也渐渐消失。

我望向大街的两侧，人声鼎沸，我却在他们的口中听到了我从未听到的话语。他们的话不是既定的程序，而是内心的想法。左侧，一个废弃的商店里，我看到几十个人头戴脏兮兮的虚拟现实眼睛手舞足蹈着，旁边的躺椅上，一个苍老的身影躺着戴着眼睛，不时地咂咂嘴，耳畔回响着邓口中沉湎在虚拟世界的人们，我不禁有些胆寒；右边，许多人排着队等待在一个泛着光的摊位上，摊位写着：全新电子设备。我看着眼前的人群，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皱纹，眼睛里却闪着贪婪的光；金光闪闪的衣服里，却伸出紧贴着骨头的一层皮。看着他们贪婪的样子，我不敢相信这是我所生活的光铭城。远方，又传出几声哀嚎，还有阵阵利刃割开皮肤的声音，香气不复存在，血腥味和铁锈味充斥着街道。

我有些胆怯地问小男孩：“这就是你的家？”

男孩若无其事地回答：“哦，不是，我们的家在前面。”

男孩带着我推开了街道尽头一扇破旧的门。打开门的一瞬间，一阵清风裹着阳光就透出了房间，我顿时感到一阵久违的熟悉感，迫不及待地走进眼前的建筑。

空气里的铁锈味不复存在，我只能闻到一股墨水的味道——这股味道，我好像在那个图书馆也闻到过。门外痛苦的叫声，歇斯底里的喊声和狰狞的笑声都被那扇门给阻隔，我只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和沙沙的书写声。阳光惬意地洒进房间，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孩子们就像那个男孩一样，都握着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房间右侧，一个女人站在一块板子前，微笑着看着孩子们。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没有任何电子设备或数码频道的房间。在这里，没有永不停歇的音乐，没有程序的喧嚣，没有机械的冰冷。时间仿佛都静止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地缓慢。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画着，他们的画也许不好看，但那些笔触却那么的生动，每一笔都蕴含着他们自己的思考。

我走过他们的桌前，他们的画不是灯光璀璨的光铭城，而是洁白的蓝天；他们笔下的天不是永远万里无云，有些也点缀着层层乌云；他们的思绪仿佛被插上了想象的翅膀，肆意地飞出了光圈科技的世界。

这时，讲台上的老师走下来，面对我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透过她的脸，我看不出一点程序的影子，她活生生地站在我的眼前。她带我走上讲台，缓缓开口：“这里的孩子们虽然生活在这片混乱的地方，我却觉得不应该让他们丧失对美好的想象，我觉得。。。”女人叹了一口气，拉开袖子，她的手臂竟然是钢铁铸造，“未来如果交给这些孩子，总有一天会变得很美好。”

我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女人。我分不清眼前的人究竟是代码所形成的人物还是活生生的人。我的眼睛告诉我她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不一样，但我的经验却不断地警醒着我这个世界的一致性。沉默了许久，我缓缓地开口。

“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吗？”

沉默。

“你知道你和这些孩子们都活在一个其他人创造出的囚笼里吗？”

沉默。

“你知道光铭城的真相吗？”

沉默。

我望着眼前微笑着的女人，仿佛早已预测到似的叹了口气：“果然，看来你也是程序做的。可是如果你也是程序，为什么要培育这群同样是程序制造的孩子们呢。。。”

我默默地走到窗台面前，窗外已经混乱不已，人们沉湎在虚拟的快乐里，完全不顾及自己身体的疲惫。“他们之中，又有谁会想到他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也是一个巨大的美梦呢？”我苦笑了一声，心里涌起一阵悲凉。

我的眼前是波涛汹涌的海洋，数据流的骇浪裹挟着人们无助地随波逐流，沉浸在那样的世界里，我将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我的身后既像是一个孤岛，又像是一个虚假的未来。这间房间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刻意，与外围的对立，屋内的美好，人物的熟悉，都仿佛是为我特意而制作，为了使我相信这座城市，这个幻梦也有美好的未来。

而我被夹在海洋和陆地之间，寸步难行，却又雄心壮志。

我的视线不断地游离于室外的队伍和室内的孩子们之间，我判断不清到底哪一边属于我。

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接近我，可他们却与我渐行渐远，我无法任由怒浪拍打过我的身体，又无法在惊涛骇浪里站稳脚跟。

我走向沉浸在画画里的一个孩子，带她走到了窗前：“你看啊，外面这些人玩得这么开心，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他们呢？”

孩子天真的开口：“为什么要去加入他们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呀！不用管其他人怎么想，自己开心就好啦！”

在我的错愕中，孩子走回了座位上。

是啊，为什么我需要犹豫自己究竟归属于那一边？我所追寻的从来不是与大众一起欢乐，而是找到自己所追求的事物，找到这座城市的真相。

眼前的景物渐渐模糊起来，我感到自己的意识渐渐被抽离出来，我离开了光圈科技。

我再次从那个休眠舱里醒来，这一次我的内心无比成熟，我终于认清我想找的事物。

我把手里的书放进休眠舱里，把两片碎片放进我的口袋，走出了休眠舱。

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深夜，乌云弥蒙。黄沙拍打在我的身上，冷冽的寒风划过我的脸颊，我只觉得无限的舒畅。

月光的照耀下，我昂首挺胸走向了破旧的城市。

也许现实的光铭城已经破败不堪，那我就更要让她绽放出曾经的光彩，我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 七

风，像刀片一般刺过我的脸颊。

我裹紧了我的外衣，却还是挡不住风透过缺口冲进我的身体。我轻咳两声，抬起头望着天。

夜晚的光铭城万里无云，惨白的月光没有阻挡地铺在地上，点点星光围绕着残月，无声地闪着光。光芒落在地上，把道路上的每一条裂缝、每一个缺口照得明亮。

我向外又走了几步，踩在老旧的石板上，发出几声沉闷的响声，像是石板失望的叹息，又像是垂死城市的哀鸣。

现实的光铭城完全看不出科技之都的模样，路灯无力地低垂在马路上，闪烁着洒出火花；黄沙被风卷起，在空中飞舞，又无力地落在地上；街道旁的绿化带里，黄得发白的枯草瘫倒在龟裂的土地上，任凭风吹过也一动不动。

没有鼎沸的人声，也没有乌鸦的嘶鸣，甚至没有机械的敲打声。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当风贯穿钢筋，把钢铁刺的颤抖，摩擦时发出尖叫时，我才感到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

我下意识地想要呼吸香气弥漫的空气，可鼻翼下只传来空虚。空气隐隐的苦涩灌进我的身体里，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一阵全新的感受包裹着我，既难受又新颖。

即便如此的安静，我也不敢走上月光照耀的街道中央。我贴着墙根，半蹲着前进。我这么做，并不是惧怕明朗的月夜，也不是畏惧刺骨的寒风，更不是恐惧陌生的自然。

耳畔边突然响起一阵机械的声音：“发现海报，即将进行清理。”随后我便听到一阵机械摩擦的声音。转头一看，几个顶着一身黄沙的椭圆形机器人正迈着沉重的步子笨拙地擦着墙，每一个动作里，他们的身体里都抖落下不少的黄沙。

我赶紧躲进一栋大楼里，背着光从墙边探出头，望着他们笨拙的动作。我看到它们的肚子上刻着几个字：“光圈有限公司制造”，想必它们的身上肯定装备了摄像头，一旦检测到我的动作，光圈科技的人便会捉住我，让我开始新一轮轮回。

我尽可能屏住呼吸，双手紧紧地扒着墙沿，探出一只眼睛，窥视着机器人们的动作。直到看到它们彻底远离了前方的建筑，我才大口呼吸出来。颤颤巍巍地走出建筑的一刻，我只感觉月光是那么地不适，一股寒冷和不适感爬上了我的脊梁。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直视着如明镜一般的月亮。透过它，我好像看见了光铭城美好的过去。

身体里的不适渐渐褪去，我再次向着城市的中心走去。

眼前的景色慢慢变得熟悉起来，我好像再次看到了那些全息显示屏。那些慷慨的贺词，那些雄心壮志的标语此刻都化成了无数幻梦，笼罩着所有人。而它们的载体？此刻正和碎石躺在一起，只剩下深蓝的背景。

“光圈科技。。。呵。”我走到了一条开阔的路上，避无可避，我竟直起腰板，昂首挺胸，紧握着那本书向前大步走去。月光下，我感觉到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的大脑此刻却无比混乱。我只是机械地走在街道上，我只觉得我应该走在现实世界，却不知我为何应该走在现实世界，我又应该在现实世界做什么。孩童的那句话此刻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呀！不用管其他人怎么想，自己开心就好啦！”

我究竟想要什么？

一次次的轮回里，我所秉持的信念，激励我的动力真的还是我原来所想吗？

我费劲地想要记起我第一次走出休眠舱时的画面，只引得背部一阵发痛。

我又努力地妄图回忆起更早之前我的人生，脑海里一片空白。

我无助地望向了手心的碎片和另一只手紧握的书。一句话浮现在脑海。

**“脚踏实地，展望未来。”**

是啊，我为什么要拘泥于过去？脑中那行烫金的“以史为鉴，以古窥今”再次闪回，我好像明白了它的含义。

我的过去并不重要——至少那些混乱的、无意义的过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知道，这个世界不止霓虹灯的繁华，不止数据流的波涛。我想要找到这些被藏起的“碎片”。

如果可以，我想要带着大家走出光圈科技的梦。现实也许残酷，幻境也许美好，但我们总有一天需要面对现实。

重要的不是史和古，而是从这之中所带出的鉴——还有实施的今。

等我终于想清我的愿望时，我已经走到了一座巨大的废墟面前。盘叠的巨石上，几根电线凌乱地散落一地，废墟前，一个全息显示牌闪烁着，上面写着：“腐朽知识摧毁计划——科技革命纪念处：图书馆遗址”

我回想着我从过去离开的那一刻，老人把那块碎片和那本书紧紧地按在我的手上的那一刻，眼角不禁有些发酸。

我静悄悄地走进废墟，走到废墟的正中间，吃力地搬起最顶层的石块。

不知过了多久，眼前的积石只剩下眼前最后一块巨石，我能感觉到这就是最后的阻碍。

我深吸一口气，双手搭在石块的两边——我的双手貌似正好能够到巨石的边缘——自上而下地用尽全身的力气向上拔。我的身体都因为发力过度向后仰去。

可预想中石头纹丝不动的情景没有发生，巨大的石块被我无比轻松的举起，甩走。我错愕地仰面摔倒在地球上，内心却无比激动。“看来我的力气蛮大的嘛！”我悻悻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一发力站了起来。

做好了见到惨不忍睹的尸体或骷髅还有散开的书籍的准备，我深吸一口气，跳下深坑，进入藏书室里。

眼前的景色却让我瞠目结舌：一切和我走时没有任何不同，书架上依然俨然的摆着不同的书，书本清晰无比，没有一丝灰尘。

一阵风刮过，点点黄沙落进藏书室里，可风里的苦涩改不过房间中扑面的墨香，房间正中间的桌子上，一块墨端正地摆在桌子的正中央，散发着阵阵香气。

最令人震惊的是，不算大的藏书室里此刻出人意外的没有一丝血腥的气味，没有任何受伤的证据。血迹，骷髅，空无一物。老人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我呆愣地望着书架前的那个座位，眼前弓着背、呵呵笑着的老人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望着那些熟悉的书本，我本能地走到书架前，抚摸着每一本书的书脊，感受着指尖拂过书脊时的粗糙。

我拿出了一本史书，翻开后，望着眼前泛着墨香的文字，感受着纸张的触感，我不禁感叹：“读书好。。。真好啊。”

“嗯，读书是好，但是你估计读不了了。”一个突兀却熟悉的声音从桌前的深邃里传来，“黎，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我的周围瞬间响起了整齐的脚步声，沉重的脚步震得地面都在发颤。

无数身影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荷枪实弹的机器人站在藏书室的顶上，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我。它们都戴着头盔，我看不清它们的脸，却能感觉到它们的冷淡。

黑暗的过道里，一个人影被不少机器人簇拥着缓缓走出。等到他终于从黑暗里完全走出时，一个佝偻着背，白发苍苍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明指挥官，接下来，怎么办。”他身边的机器人断断续续地询问。

明缓缓地干笑两声：“呵呵，你们把枪放下吧，他不敢反抗。”紧接着，他便走到我的身前，“黎，好久不见。要说你也真是傻得可爱——你都没有发现，从你走进图书馆遗址开始，一切就诡异地顺利吗？那些石头？那些清洁机器人？你就都没有意识到？”

“明。。。没想到啊，真没想到！”我气得笑出声来，“所以从我见到你的第一次开始，我就已经算是被捕了对吗？”

“不要说得这么负面好不好——”明懒洋洋地拉长声音，“我们这是让你享受光圈科技的美好！”说这句话时，我看到他好像不断地对我眨着眼。

“你们把囚禁给叫做美好？真有你们的！”我不甘示弱地喊着。

“好了，”明突然转过身，我看到他的脸突然冷峻下来，“把他制服吧。上。”

几十个机器人迅速把我按倒在地，我最后看到的一幕便是明冷峻的脸，只是他好像。。。让我安静。紧接着，浑身传来的疼痛便让我失去了意识。

。。。。

“明指挥官，嫌疑人黎已经被制服，下一步是？”

“让我来吧。”

明走到黎的身前，俯下身轻笑两声：“黎，要怪就怪你是第一个——枪打出头鸟。”接着，他便拾起黎手中的书，轻蔑地说着，脸上却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以史为鉴。。。哼，你还真信啊。。。。”然后又猛地一伸手，两块碎片震动着飞到了他的手中，“还有这些，黎，你要是能再见到我再来要吧，我就暂时替你保管了。”

明转过头，他的机器人军队已经整齐地站在藏书室外。“士兵们，你们的事迹将被记载在城市的史册上，因为你们捍卫了这座城市的和平。”明此刻站在废墟上，望着荒凉的城市慷慨激昂地讲着，“光圈科技的荣光将笼罩每一个人，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光辉！”

机器人激动地挥舞着手里的武器欢呼起来。

这时，明的手腕处传来响动，一个小球从他手腕里的一个盒子里弹出，落在地上，一个浑身被机械异体取代的投影出现。

瞬间，藏书室的灯光朔的熄灭，周围的灯光也暗淡下来，就连月光仿佛都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黯然失色。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明都同时高举右手：“向光圈科技领袖问好！”

“明，你干得很好。我相信，随着他——黎？真是奇怪的名字——不断地重复轮回，他的意志会慢慢沦陷，最后变成和其他人没有区别的废物。”光圈科技领袖点了点头。他的声音十分独特，断断续续又带着电子合成的特征，在如此空旷的广场上，他的声音还带着回声。

“感谢领袖曦的夸奖。”明鞠了大大的一躬。

“但是，”曦话锋一转，凌厉的批评，“出现这一个黎，就意味着肯定以后会再出现一个平，一个芒，一个暗！要给我好好地去查清为什么报废信息区会出现那个家伙的录像！邓。。。你真是该死！从镜中城你就不安分，我就知道！看到你的那天，我就感觉你不会是个安分的家伙！”

“好的，曦，我们会加强对城市边境地区的巡逻还有清理。”

“那就好。继续加油！”说完，曦的影像便消失在眼前，那个小球回到了明的手腕里。

明深吸一口气：“红霞部队，你们可以回去了。我还要再自己待一会，之后就回总部。”

机器人便迈着整齐的步伐远离了图书馆遗址。图书馆四周再次安静下来，只剩下呼啸的风声。

明默默地俯下身，盯着晕倒的黎：“哼，看来你也看出来我就是那个老人了。你。。。不是第一个。”

他把那本书用力地拍在黎的背上：“以史为鉴，以古窥今。记住了，这后面还有两句：‘不忘初心，不敢自安’。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明蹲在黎面前，盯着他看了很久，仿佛在等待黎醒来。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就给我好好地保存着这两块碎片。”明默默地把两片碎片塞进黎的口袋里，“我告诉你，一共有七块碎片要找。”

说着，明便抓起黎的胳膊，吃力地拖着他向休眠舱的方向走。在月光的照耀下，明仿佛在发光。

明最后把黎甩进了休眠舱里，喘着粗气说道：“你。。。继续走你的路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说着，他便从手臂里抽出一张纸，用指尖写下了：

*记住，要找的碎片有七片。*

*记住，以史为鉴，以古窥今，不忘初心，不敢自安。*

*记住，你不是第一个反抗的。*

把纸放进黎的休眠舱里，明最后喃喃道：“这些东西，曾经有人带着它们走到过很远——但都没走到最后。你试试看。”

说完，明便再次走进了明亮的月夜里。

。。。。

我浑身酸痛地在城市里醒来，我却感觉手里沉沉的。

**一本书，两个碎片，还有一张纸条。**

## 八

我揉着还有些发痛的后背在光彩夺目的城市里醒来，城市靓丽依旧。

视线最终停留在我手里的碎片还有书上，它们的上面盖了一张白纸。我翻开白纸，三行大字出现在我眼前：

*记住，要找的碎片有七片。*

记住，以史为鉴，以古窥今，不忘初心，不敢自安。

记住，你不是第一个反抗的。

我不知道这些字出自何人，但我感觉时间好像过去了很久，久到有些东西都变得不一样。

走进街道里，人们这次非但不向我靠近，反而默默地远离着我。我好像被人潮裹在中间，形成一个环，环里空无一人。我试探性地接近人群，他们往外散去，身后的人们犹如提前做好一样向我涌来，又止步于那个环的外围。

我真好似一座孤岛，我走到哪里，汹涌的人潮便跟到哪里。我在人群中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是我大声谴责的那对新婚夫妇——我脚底发力，一下冲到他们身边，抓住其中一人的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围着我？”

被我握住手的新娘盯着我看了好久，才机械地开口，我的眼前出现一段文字：“你知道吗，我和我的未婚夫分手了，我现在才发现，我从来没喜欢过他。”

说完，她便徒生一股力气，挣脱出来以后若无其事地回到了人群当中。

我疑惑地想要在人群中找到新郎的身影，却在我的身后，新娘的对面才看到了完全忽略了新娘的新郎。

人们的语气仿佛没变，但一切又好像都变了。

这时，一个小男孩抱着一卷纸蹦跳着突破了圆环，拉起我的手：“诶？大哥哥，我见过你！上次我就在画你呢！”说着，他举起手里的纸，“你看，我的这幅画得到了第一名！”

我满头雾水的抬起头，就连天空中也多了几朵云彩，恰好挡住了阳光。

低头，那两块碎片此时不停地振动着，激动地闪着光。

。。。。

后来我终于摆脱了人流，躲进了高塔里。

我走进了废弃的楼道间里，迷茫地向上攀爬。楼梯间里逐渐变得黑暗，我无法看见上方的样子，只是一个念头驱使我向上爬。我渴望在抬头时看见一抹蓝色，可我却不断地失望。

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难受，我最后跌坐在地上，无力地靠在墙边。我其实并不恨明的背叛，我只恨自己的愚蠢，我想要再次找到他，因为他的手里握着真相。

不知过了多久，我接受了明已经回到现实世界的事实，艰难地支撑自己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下楼。

走出门，人们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戴着眼睛，双眼夸张地突出，好像要贴在屏幕上一样。

我走过人群，看到他们无一例外地露出一样的表情，一起大笑，一起捶胸顿足。几个人蹲坐在地上，正聚精会神地瞪着眼，突然大笑出声来，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砸在地上。可他们却好像什么都没感觉到，只是双手抱着头，脸上依旧爆发出放肆的大笑。

转头想要呼叫帮助，我却发现身边的人们都在大笑——有的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有的一边狂笑一边咳嗽，有的笑得脸憋得通红——仿佛身体上的痛苦丝毫盖不过所看到的事物的快乐。

我尝试与眼前的人们对话，可无论我如何接触，他们雷打不动地笑着，眼球在眼镜里不断打转，要把眼镜里的事物尽收眼底。

这时，目光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店铺。我走上前去，此时的店主正大声吆喝着：“来看一看！最新的虚拟现实眼镜！搭载了全新的体感视频！”他注意到我，把手指扳得咔咔作响，咽了一口口水，“这位先生，你要不要买一副？”

我犹豫地买下一副眼镜，带上它的一瞬间，我看到老板露出一个贪婪的笑容，一股雾气瞬间环绕在我身边。过了一会，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超级光圈，和平而又安静。但和平需要代价。”

眼前的男人突然被一只从天上掉下的虫子撕开，碎成几块碎肉，我不由得惊叫出声来。画面定格在虫子吞噬男人的碎块的画面，另一个人走到画面中央，伸出手指指向我。

“这样的情景，在这个世界到处发生！除非，你能做出你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他打了个响指，他突然穿上了一席军装。

“加入！超级人类军队！加入！民主进程！加入！保卫世界的事业！”

我看着我眼前手舞足蹈的男人，只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暴起。“我刚刚看到的那些人。。。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笑成那个样子？”我想到外面的众人，只能尴尬地躺倒在地上，左右转动了两下身体，干笑几声。

可就在我为自己拙劣的演技感到尴尬时，眼前的男人一闪，消失在眼前。我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硝烟气息，没等我反应过来，随着耳边的一声长哨声，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同时从眼前和身后响起，我的身边无数的士兵扛着笨重的枪爬出了壕沟，向着眼前的薄雾冲去。

我也好奇地爬出了战壕，身旁响起阵阵炮火，喊杀声震天。我感到一阵害怕，可眼前一闪，这股害怕的情绪瞬间被激动和仇恨所替代，我的脑海里瞬间只剩下两个词：冲刺，复仇。我的身体还试着把我拉回战壕里，我的大脑却已经驱使着我的双腿走出了战壕。我感到很害怕，但是脑海里一个声音不断地告诉我：“杀吧，杀吧。战场的对面是你的仇人。”

我紧握着手里的枪，也学着其他士兵的样子向战场的另一端冲去。突然，一枚炮弹落在我的眼前，眼前一阵发白，等我再次缓过神时，我已经身陷深坑中。身边是十几个已经倒下的人，血腥味和硝石的酸味笼罩在我的身边，我的大脑突然闪过一个词——战争。我想起我在那本书上看到的，关于人类在三个世纪前进行过的战争。

此刻，我的内心只剩下对于死亡的畏惧，无论我的眼前如何闪烁，惧怕的感觉都笼罩着我。我害怕的蜷缩起身体，浑身颤抖。

突然，我感到难闻的气味全部消失，我小心地睁开眼，又是一片黑暗。

我终于从战争的恐惧和我刚刚的情绪里缓过神来，我的大脑终于能够正常思考。我不禁想到自己在光圈科技里的样子，恍然大悟：这就是人们如此激动的原因。

眼前再次一闪，一个正在舞动的女人出现在我的眼前。看来，光圈科技正在操纵人们的情绪。这一次，我只是默默地盯着眼前的女人，时不时的转向四周，以避免自己陷入系统的情绪漩涡里。眼前的女人看到我久久不激动起来，动作渐渐卖力，双手舞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扭动地愈发卖力。我凝视着她，久久不语。

我渐渐发现她的动作开始不自然，夸张地舞动着身体，手臂已经开始怪异的曲折开来，脸上却强撑着笑容。

我试着张口：“你好，你在哪里？”

女人一边舞动一边艰难地开口：“客人你好，我并不想透露我的住址哦，我只希望客人能够在我的直播里开心。”

“不，我不开心。”我贴近了舞台，“我需要知道你在哪里。”

女人的动作停滞了一秒，紧接着略微收敛了些，她的神情此刻更加自然了：“客人要是真的想要知道，就跟着我其他客人们的蓝眼睛走吧。”

我努力地恢复了我双手的知觉，握着头上的眼镜，用力地拔下了眼镜。

眼前的人们还沉浸在视频的情绪里，在街道上忘我地舞动。他们碰撞在建筑物上也毫不在意。这时，我发现每个人的眼镜里都射出一束蓝色的光，从离我最近的人开始，一路向南传播。

我追随着蓝光的同时躲避着行人随意的动作，他们有时突然向我冲来，有时在我靠近他们时突然大声惊叫，还有人不需要我的接近便不断地捶胸顿足。。。

蓝色的光最后停在一栋不算高的建筑物前，出人意料，那栋建筑竟然没有霓虹灯点缀。

我踏进建筑的下一刻便看到一个女人瘫坐在地上，身前的屏幕不断闪烁出新的信息。随着信息的弹出，眼前的女人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抬起，接着在镜头面前开始摆动四肢。

“我按照你的提示来找你了，你到底是谁？”我站在建筑的门口，一只手握着门把手。

眼前的女人继续扭动着，或者说被摆动着。过了好久，她再一次像被丢弃的提线木偶一样跌坐在地上。她猛地喘了好几口气，气若游丝地开口：“我，我是岚，等一下，我马上再和你说，啊！”

没等她说完，一股无形的力量再次把她提起，这一次她的四肢被诡异地折起，整个人仿佛变小了一圈。可她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痛苦，只是保持着一个机械的笑容。

我赶紧冲到了屏幕前，看着眼前不断弹跳出的信息，我当机立断拔出了电源。下一秒，我和岚都被震飞出去，可插头却又自己连接进了屏幕里。万幸，岚终于逃离了屏幕和镜头的范围。

岚大口喘着气，转过头来望着我：“真是，呼，太谢谢你了。跟上我，我带你去看这个眼镜到底是什么。”

我们走上建筑的高层，一个巨大的全息屏幕出现在眼前。岚在屏幕上敲击了几下，无数个眼镜里的世界便填满了屏幕。我震惊的望着每一个人眼里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在引发人们极端的情绪，每一个世界里都充斥着非黑即白的教条。我的眼睛感到有些酸涩，揉揉眼，把每一个屏幕的像素都看透，只看到密密麻麻的“驯服”。

“如你所见，这些视频和直播无时无刻地在让观众陷入极端的情绪里：极乐，狂怒，悲伤，激动。”岚失望地开口，“这样做，这座城市里的人就变得特别容易‘驯服’。我的意思是，你只需要用情绪而不需要道理就可以说服他们帮你出生入死。这难道不可怕吗？”说最后一句话时，我看到岚没有看着我，而是抬头，望着天空。

“所以，你想要让这些市民停止使用这些眼镜？”我问。

岚摇摇头，指向屏幕的左侧：“你看，这些视频之所以能被推送，是因为光网科技的数据流算法。它能监控戴上眼镜的人的身体，从而推送他们喜欢的事物。所以，只要能停止数据流的运作，我认为人们就会回归正常。”

眼前突然闪回我第一次看到岚时她的动作卡顿和身边灯光的异常，我突然想到一个计划：“岚，还要再苦一苦你，麻烦你回到舞台上，继续演出。”我坚定地盯着岚，胸有成竹，“我想到停止数据流的方法了。”

岚盯着我看了好久，终于我看到她低下头，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可以问一下，你叫什么吗？”

“黎，你不需要知道。”

上台前，我凑到岚耳边：“你到时候尽可能地夸张地跳——我知道光圈科技本身也在让你做夸张的动作，但是你需要更加夸张，让算法产生延迟——还有，不要去听我放的歌，不要去按照节奏去跳。”

等到岚再一次被抬起时，我突然把舞台的灯光调整地极为随机。无数不同颜色的光按照不同频率一起打在舞台上，舞台一时间忽明忽暗，闪烁不止。我又放出一首极为悠闲的音乐，对着岚大声喊：“快！把你的舞步加快！越快越乱越好！”

马上，舞台上便出现了诡异又滑稽的一幕：岚的自我意识控制自己不断地藤萝旋转，在舞台的四周高速闪转，与悠闲的音乐完全不符；可控制岚的力量却不断地把岚往后拉去，同时抬起手，缓慢地按照节奏舞动起来。一时间，岚的意识和数据流各控制了岚一半的身体，控制着岚的肉体一会向左，一会跳向右边，就连她的脸上也被划成两块，已人中为分界线，左半张脸微笑着，右半张脸喘着粗气，大声喊道：“你在干什么！我要不行了！”

我望向了舞台前的那块屏幕，此刻点点火花从屏幕里射出，后面的电线也传出阵阵用力的轰鸣。终于，随着岚和数据流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拉伸，一声闷响传来，随即屏幕便暗淡下去。岚再一次跌坐在地上，我看到她的脸上除了惨白和汗珠，还有一丝笑容。

我走到了那块屏幕前，拆开屏幕，一个冒着烟的晶体体应声跳出——我尝试捡起它，左手却被冻得发痛，右手却被灼烧得肿起来。

这时，岚默默走到那块晶体前，举起右手，那块晶体慢慢地升起来，在空中不断旋转，最后变成了一块碎片，慢慢落在我的手中。“呵呵，黎，其实，我比你想象的更加了解光圈哦。”岚的声音突然从我的头顶响起，我环顾四周，空无一人，“这块碎片请你收下，还有——记住这块碎片代表的东西。”

。。。

走出建筑，街道上的人们此刻都摘下了眼镜。他们都茫然地望着身边。直到有一个人先找到了他身边的朋友，开始聊天。

有人疑惑地坐在街头，有人尴尬地挠着头望着眼前的乱状，有人已经害羞的逃进了街道里。。。头顶再次响起一个声音，像是两个声音混在一起：“黎，我希望你记住，什么是真实的情绪。”

。。。

我感慨万千的回到高塔顶端，默默地站在窗前。

我看到，城市南部的边境好像出现了几个裂缝。

我看到，几架运输机上，几十个机器人跳下来，走进了街道。

**我看到，今天的太阳好像融在天空中，边界模糊得让我分不清它们原本在哪。**

## 九

我在高塔的顶上站了很久，直到太阳落下才转向身后的记忆展示厅。

智能机器人看到我转过身来，开口询问：“黎先生，您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送我下去。”我深吸一口气，对机器人说。

过了一会，我和机器人便站在那块巨大的圆盘上。随着圆盘下落，失重感渐渐加强，我感觉双脚离开了地面，漂浮在地面上一样。突然眼前一阵发白，等我再回过神来时已经笔直地站定在圆盘中间。机器人挥了挥手：“有需要再叫我吧！”

我的脑海里闪回过某一次轮回时，机器人最终把我一棍打晕的画面。我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机器人，它貌似完全不记得这件事。它的脸上看不出神色，只是一块闪亮的黑幕。我走到机器人面前，拍了拍它的头：“你叫什么名字？我来了这么多次，从来没问过你这个问题。”

机器人的头扭动了两下，从它的身上，我好像看到它有些疑惑。“我的名字吗？”它的语气里有一股不属于机器人的连贯，“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的制造者并没有给我名字。但是一个人在这座塔里待了这么久，我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小T。”

“小T吗...”我反复地念着这个名字，“好吧，小T，我要出去了，再见！”

走出高塔的下一秒，我差点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撞倒。

我惊愕地跌坐在地上，可那辆摩托却没有看见似的迅速想着城市的东边开去。轰鸣声和灰尘里，我看到一个戴着头盔的机器人，眼冒红光，气愤地转动着摩托把手。

没等我缓过神来，身边便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喊声：

“我卖的花全城最好！”

“我的花买二送一！”

“我的花三十年不腐烂！”

叫喊声里伴随着混乱的脚步声。人们在街道上狂奔，用尽力气挤进人群，粗暴地扒开身旁的障碍，只为站进花店的队伍里。街道的正中央被嘈杂的人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充满。

街道边也聚集了不少人。他们——这不禁让我感到一阵熟悉——正把脸贴紧手里握着的手机，双手机械地敲打着键盘。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欢呼：“噢！好！我买到啦！”一个人高举着手机大叫着蹦跳起来，手机屏幕里，一束花的底下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勾。而这时候的其他人呢？他们有的羡慕得两眼放光，有的嫉妒地握紧了手里的手机，却都默默地转向那人的方向。

我疑惑地沿着街道继续走着。我走到了一个垃圾处理厂旁边，此时一个垃圾桶倾倒在地下，几片鲜红的花瓣掉在地上，十几根沾满泥水的根茎散在垃圾桶里。我正疑惑为何如此抢手的鲜花却被丢弃在这里时，我看到几个衣衫褴褛的人贪婪地把脸贴在那几片花瓣上，一边蹭着花瓣一边抽动着鼻子，嘴里喃喃地低语：“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也有一朵花了！我，我要去和我兄弟炫耀！”说着，这些人们便拾起几片花瓣，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垃圾处理厂。在他们身后，我看到污水慢慢地流进垃圾桶里，花瓣和根茎都被污水淹没.....

我的左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说实话，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突然如此喜欢花。”循声望去，讲话的是一个花店的老板，只是他的店门前空无一人。老板看我转过头，招呼我过来，“对！我和你说话呢！快过来！”

我走到那家店门口，店名十分朴素：光圈花店。我疑惑的看着门可罗雀的商店，开口询问：“其他花店都人满为患，为什么你这家店空无一人？”

“别提了，就是因为我没买光锐花！”老板一拍桌子，无奈地开口，“你看外面这些花，都是城市东边的光锐花！我想着这些花也不好看，几天前有人介绍给我的时候就没买，没想到...”说到这里，老板咂着嘴挥手，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几天前。

“光锐花？那是什么？”我疑惑地询问老板，我从来不知道光铭城有过这种花。

“这是一种新的由城东边那个光锐工厂培育的新品种，”老板说，“但是本质上...也就是玫瑰和月季花杂交出的一种花。”

突然，老板一拍桌子，情绪由悲转怒：“说白了，这儿的人不就是图新鲜嘛！这花再过几天又要被哪个新的杂交花取代，大家就是觉得这种新花拉风，有意思！不信你去找人问问，看他们能说出这花哪里好看！”

我却陷入沉思：“嗯...光锐花...老板，您能带我去一趟那个工厂吗？”

“额...我倒是知道怎么去，”老板有些犹豫，“只是我怕那里的人不欢迎我们。”

我自信地开口：“不要紧！我这次去就是为了看看光锐花到底是怎么做的，他们总不能因为我们左脚先进工厂就打我们一顿吧？”

老板盯着我看了一会，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好！那我就带你去工厂！顺便告诉你，我叫凯。”

他领着我走进商店的仓库，掀开一块布，一辆有些老旧的摩托车出现在眼前。

凯先坐上摩托车，拍了拍后座：“来小兄弟，你叫啥来着？快上车，咱们走！”

“我叫黎，谢谢您。”

.....

一路上，我看到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摩托车疾驰在路上。这些摩托车和我出塔时看到的很像，都由一个个机器人驾驶，后面有着一个大箩筐。

过了好久，一座巨大的工厂状的建筑出现在眼前，面前的墙上刻着几个大字：“光锐工厂”。

“我们到了，”凯在我身前点了点头，“准备下来吧。”

工厂里整齐地排列着许多条传送带，上面铺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花朵们被送进一个巨大的机器里，经过搅拌很蒸馏变成一缸散发着奇异香气的水。

“你看，这边这个传送带上是玫瑰，那边是月季。”凯指着两条传送带说。

蒸馏成香水后，这些液体被头顶悬挂着的滴管收集起来，一路被送到一排排洁白的花朵前。

凯此时笑起来：“看到那些白色的花了吗？我告诉你，都是假的！”

话音刚落，刚刚的滴管便被放在花朵旁边。随着香水浸入花朵，洁白的花突然变成鲜亮的红色，阵阵香气从花簇里散发出来。

“这就是光锐花，”凯有些戏谑地开口，“百分百纯人造的自然鲜花。怎么样，喜欢吗？”他的语气变得沉重了些，“不喜欢又能怎么样呢？光铭城里的人喜欢。他们今天会喜欢上光锐花，明天可能就觉得镜面花好看了.....他们喜欢的不是花朵，而是潮流，而是他人的追捧。”

我盯着眼前的光锐花，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凯，我们要不要给光锐花的制作材料加一份？”

凯转过头，嘻嘻地笑起来：“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我们跟着两种花朵的传送带找到了花朵的源头，两个机器正源源不断地吐出玫瑰和月季。我们绕着机器找了好久也无法找到输送花朵的管道。

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我突然看见另一条传送带。那条传送带上积满了灰尘，已经很久没有启动过了。

我拉着凯走到那条传送带前。“我记得通往那个锅子里有三条传送带，但是只有两条有东西，那.....”我盯着传送带说。

此时，凯已经开始在四周寻找传送带的开关。突然，他在传送带底下找到一个按钮，他惊喜地喊出声来：“嘿！黎，我觉得我找到这个按钮了！”说着，凯用力地一拍按钮，传送带缓慢地移动起来。我们迅速把身边看到的所有东西丢上传送带：垃圾、灰尘、钢管.....

等我们跑回花朵的区域时，第一批被我们污染的香水已经送到了光锐花面前。一滴香水被滴进光锐花里，预想的红色没有出现，光锐花突然打着转升到空中，慢慢地散发出阵阵亮光。

正在我们两个怔怔地看着那朵花时，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把我们拉回了现实：几十个眼冒红光的机器人正握着警棍朝我们冲来，它们的步伐一致，一齐高喊着：“发现恶意入侵者！驱逐程序启动！”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朵花不知何时飘落在我手上。可我没来得及仔细端详，凯已经拉着我的手向着窗户跑去：“还发什么呆呢黎！快走啊！”

我只跟着凯跑了几步，凯便对着窗户一跃而起，撞碎玻璃从工厂上摔下去。我也被他拉着掉落下去。不知为何，我感觉身体无比的轻盈，仿佛这个高度对我而言如同跳跃一下简单。

我们轻飘飘地落在地上，身边正是凯的摩托车。“快上车，咱们该走了！”说着，凯已经扒上了摩托把手。我踉踉跄跄地爬上座位，瞬间摩托车如离弦的箭一般爆射出工厂。

我有些后怕地回头，却看到十几辆摩托车在我们的后方紧追不舍。“凯！他们追过来了啊，怎么办！”我在风声里大喊。

“别怕！抓紧我，他们追不上我！”

话音未落，一串串火舌划过我们的车。机器人追兵们此刻掏出了枪，对着我们不断开火。

我瞥了一眼周围，一切都在急速地后退。我身后的喊杀声一会变大，一会变小。我浑身战栗，紧紧地抓住凯，把头埋进身体里，闭上双眼。

黑暗中，我好像听到凯不断地对着自己说话：

“还有多远？你控制的区域就这么少吗？”

“你确定进那里就能改？”

“没事，我们马上就进去你区域里了！”

……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耳畔边传来凯的声音：“不好！咱们的车被击中了！黎，快和我一起跳，等我数到三！”

“一！”

我睁开双眼，车后正燃起熊熊火焰，机器人们追得越来越紧。

“二！”

我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身影。凯已经伸直了双腿，时刻准备着跳跃。没有时间反应，我也赶紧准备好从车上跳起。

“三！”

我本能地跳起。一股冲击波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把我和凯都推起好远，我转头望向身后，爆炸点燃了一切，火焰吞噬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机器人们的身影。

我重重地摔倒在地，一下昏倒过去。

……

等我再次睁眼时，我再次回到了那家商店里。身边空无一人，只剩下那朵花。我的手接触到花朵的一瞬间，花朵一闪，变成了一块碎片。

一个声音再次从头顶响起：“哈哈！痛快！黎，我可好久没有这么激动过了！”声音突然顿了顿，紧接着明显镇定了许多，“咳咳，听好了，记住你所有的东西究竟是帮助了你自己，还是帮助了你的虚荣心。”

我走出商店，街道上安静了许多。

人们手里依然握着花，但是这次他们手里的花五颜六色，五彩缤纷。  
没有人再去崇拜或羡慕他人手里的花。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花。每个人都不再一样。  
“呵，看来，你们一直在帮我啊...”我凝视着手里的四块碎片，举起它们，每一块碎片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

四片碎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的视线逐渐模糊，眼前慢慢发黑。。。

睁开眼，冰冷的厚壁罩盖在我的头顶。

我没有推开玻璃罩，只是静静地躺在休眠舱里。“好累。。。感觉已经好几天没有睡了。。。 ”我才发现我已经精疲力竭。

过去的几天，我竟没有休息地帮助岚和凯捣毁了光圈科技的两项洗脑手段。现在回忆起他们，一个优雅的女人身影和一个大大咧咧的男人身影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闭上了眼，只想要好好地睡一觉。“真是，一条好长好长的路啊。。。”

朦胧的梦里，我感觉自己身轻如燕，站在一堆碎石上，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我的旁边围着好多人，他们都在鼓掌，都在笑。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起来，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了，好像慢慢地飞起来。我飞呀飞，飞到了一块阴影底下，我抬头一看，一张狰狞的脸在我的头顶张开了血盆大口。

我惊叫着醒了过来，四周还是霓虹，但当我环顾四周，建筑物的中间貌似无端地裸露着钢筋，没有风沙却锈迹斑斑。

抬头，洁白的天空中，我竟看到几粒黄沙落在地上。。。

“这个梦真是，毫无逻辑！”我假装生气地捶打了几下胸口，给自己壮胆，“不管了！走！”说着，我就走进了城市。

踏进城市，一股炎热的风瞬间迎面而来。我本能地转身躲避，却还是被热浪吹得连连后退。望向四周，周围的人们都穿上了短袖。

走在大街上，我好像听到人们嘴里的话越来越不熟悉。他们好像开始讨论歌曲，开始讨论艺术，开始讨论美和人生。我第一次在他们口中听到柴米油盐之外的事物。

突然，一个突兀的身影从一颗浮动的光球里出现。那个人的身体已经几乎被机械义体取代，浑身充满了机器的僵硬。他在影像里坐在一张桌前，目光炯炯地瞪着所有人，一股恐惧感从我的心里油然而生——我突然想起了邓，他也是这样坐在桌前，但他的眼神不一样。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最近的光铭城状况频发！昨天，我们的光锐工厂里，几十个兢兢业业的工人被残忍地坑杀！今天，让我们为被残杀的市民们哀悼；明天，我们就要让这些凶手付出代价！光铭城不能允许任何人，无论是城外的入侵者，抑或是城内的叛乱者，动摇我们城市的一丝一毫！我们要让我们的敌人们，做！出！回！答！”

当我望向四周，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地目视着眼前的影像，右手高高举起：“让侵略者作出回答！让侵略者作出回答！”

我直直地盯着眼前的影像。我突然感觉浑身发毛，他的眼睛好像盯着我，一束热烈的光射进我的眼睛，刺得我又怕又痛。

我赶紧逃进高塔里，小T凑到我的身边。“黎先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外面那个讲话的，是谁？”我撑着墙问。

小T犹豫了几秒钟，之后慢慢开口：“外面的影像是我们光圈科技的首领，光铭城的城主——曦。”

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眼前突然一闪，外面紧接着便安静下来。

等我走出高塔的一刻，城市好像被按下了播放键一样突然忙碌起来，人们抱着各种各样的物品穿梭在大街小巷。

“你们这。。。我知道是假戏，可这也太假了吧。。。”我不由得尴尬地笑出来，抬头对着天空吐槽。

广播在我话音刚落时响起：“谨防‘弓形病毒’携带者！建议大家严格待在家中不要外出！”

同时，无数人手机中的喧嚣在四处响起：

“疫情一开，至少十年！”

“不屯够食物，明年就完蛋！”

“小心！你身边的人可能就是弓形病毒的携带者！”

人们火急火燎，既费力地抬着几大盒物资，又在人群中闪躲着迎面而来的人潮。一时间，我竟分不清他们躲避的究竟是弓形病毒，还是可能夺取他们物资的他人。

我望向四周，除了慌慌张张的人们，墙上，全息显示屏里都展示着混乱的海报，上面被涂涂改改，依稀可见两个大字：病毒。

天空此刻都暗淡下来，血红色的霓虹灯笼罩着城市，在人们的喧嚣声里，我只感到一阵头疼。

我看着混乱的人群们，心里却越来越平静。我知道这只是岚她们为了帮助我所又走的一步棋，我要做的也只不过是遵循她们的剧本就好。

“嗯。。。看来这次是要找到城市谣言的来头吗？”我低着头沉思。

我突然意识到，广播的声音虽然不断重复着，可从一开始我就在慢慢向东走，声音不断减弱——看来，广播的源头在城市的西侧。

我当机立断迈开步走向西边，一路上人们火急火燎地从我四周走过，高高叠着的箱子遮挡住他们的视线，让他们看不见我。

很快，眼前渐渐开阔，一座高塔出现在我眼前，一阵阵金黄的光波从塔尖射出，我耳边的广播此刻震耳欲聋。“哼，看来这个碎片很好拿嘛，连他们的人都没来帮我。”

高塔的底下是一块黑色的巨石。我把手紧贴上去，黑石慢慢开始震动起来，我明显的感觉到耳边的广播声变小。。。。

不，不是广播声变小，而是我身边的另一个声音突然放大了。紧凑的脚步声，枪支装弹声，还有。。。一阵冷笑声。

“看啊，看啊，这是我们的英雄来了？”一个轻蔑的声音从高塔的顶上一跃而下，浑身的金属重重地砸在地上。我终于见到了他，曦。

他的身体已经被金属义体所取代，全身上下被一层薄膜所覆盖，随着他的移动上下调整着。就连他的头都被一顶头盔挡住，从他的身上，我看不出人类的特征。

“曦。。。你想要干什么！”我站在石头上，身边被机器人包围。我居高临下地向曦怒吼。

曦只是拍了拍手，发出一阵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你就没有感觉，这一次的一切都过于顺利了吗？我还不知道你之前几次是怎么被帮助的，但是。。。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他突然一挥手：“雪鹰部队，把他控制起来。”机器人迅速一拥而上，把我压在身下。“你。。。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艰难地望向他。

“我？我想要什么？”隔着头盔，我也感觉曦眼里满溢出的笑意，“让我们一起看一出好戏吧，就看看那些拼尽全力也要把碎片递到你手里的，究竟是谁。”

“你为什么，要把人困在这个幻境里？”

没等我说完话，一个机器人就猛拍了一下我的背。“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你只需要遵从我们给你制定的生活就好。现在，你的生活就是等待，安静地等待。”曦凑到我的面前，手在头盔前做了个嘘声的手势，“看来他们觉得你会被我放了啊，把他绑到塔顶，我现在就要摔死他！”

在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中，我感觉自己被高高抬起，耳边的广播声越来越剧烈，我感觉有人在我的耳边嘶鸣。最后，我被托举到了高塔的最顶端。

“等我数到三，你们就把手放开，听到了吗？”曦冷峻地说道，又戏谑地向我呼喊，“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的那群朋友会不会来救你吧！”

“一！”

我极力地想要从刺耳的广播声中听出一点周围的动静，可我的双耳却被喧嚣填满。

“二！”

我睁大双眼，可看到的只是一片荒芜，太阳灼烧着大地，我感到浑身发热。

“三！”

我不再抱有希望。这一刻，我突然感到一阵自责。不管是谁写的那张纸条，我看来是没有完成他们的愿望啊。。。

随着一阵重重的失重感来临，我心中默念：“看来，我也没能走到最后。”

突然，我听到一阵摩托的轰鸣，紧接着，我只感觉自己被一个柔软的物体裹住。“喂，黎，睁开眼睛，我们来了！”岚的声音响起。

我睁开眼，发现自己此刻已经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身前是凯，背后是一脸无语的岚。车的旁边，还疾驰着一个身影。

“来和这位打个招呼黎！尧！这个名字好听吧？”凯豪迈地大喊，一拧车把手，摩托车又一次加速。

我们停在了一块高楼面前。凯一个急刹，摩托车瞬间转向曦的队伍。曦此刻摘下了头盔，气急败坏地看着我们。

“岚、凯、尧。。。好啊！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竟然是你们！给我上，抓住他们！”曦大手一挥，排山倒海般的机器人朝我们冲来。

我的眼前突然闪起一束蓝光，我的耳边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喂，喂，听得到吗？这里是尧的频道，黎，你好。”

我有些没回过神来，嘴先开口：“啊，尧你好啊？”

“看好了，你的眼前闪起蓝光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正在改变光圈科技的环境；而当你的眼前闪烁白光，那就是曦正在尝试黑入你的世界里。”

“别说这些了，他们打过来了啊！”我无助地大喊，四周张望，尧已经不知所踪。

眼前的子弹突然在我眼前停止，耳边传来一个吃力的女声：“尧，快告诉黎怎么办！我可撑不了太久！”

“好，你看，有些子弹的颜色相对其它的来说更加暗淡，这些子弹是我们所编辑的假子弹，他们的源头——自然也是我们的假士兵。只有你可以碰到曦，现在，凯会送你尽可能接近曦，然后，跳出去，抓住曦，拿到碎片。”尧冷静的声音响起。

凯的声音也从我的耳边传出：“好嘞！小伙子，坐好，咱们出发！”

下一个瞬间，子弹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但更多的假子弹从我身体里穿过。我探出头，对着凯大喊：“小心！前面的是真子弹，注意躲避！”

眼前再次白光一闪，几个机器人正在我们的身边，挥舞起利刃朝我们劈砍而来。千钧一发之际，我的眼前闪过一束蓝光，机器人瞬间消失。

我们离曦越来越近，我已经站在座位上，蓄势待发。“来，跳！”三个声音一起响起，我用尽力气向身前的巨石跳去，此刻，狂怒的曦正直直的面对着我。

我落在巨石上，突然，四周安静下来，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和曦。

“为什么要反抗？光圈科技的世界不好吗？生活在无忧无虑的梦里，不好吗！”曦围着我转，边走边说。

“看啊，你去过现实世界，你愿意待在那种黄沙漫天的地方吗？我想要做的，只是为人类保留最后一丝尊严罢了！现实的残酷，会压垮人类最后的希望！”

耳边，三人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只知道，我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曦，你错了。痛苦也许会让我们崩溃，但正因为痛苦，我们才能真正活过。我们不可以永远沉醉于一个虚幻的梦里，我们必须勇敢的面对现实！以史为鉴，以古窥今！”

曦听到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脚步突然顿住。他慢慢地转过头，摘下头盔。看到他的头，我好像看见邓的头，我好像还看见几个陌生的头。

他突然捂住自己的脸，把头埋得很低。紧接着，他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浑身的机械随着他震颤，发出高频的响动。我终于看清他的脸，此刻，他的脸正诡异地咧开，双眼发黄，鼻子止不住地呼出热气。

“呵。。。哈哈！没想到啊，我逃到这里，还能遇到你们！毛，邓，看看，看看！这就是你们播出的种，现在，被我收获了！”曦高声呼喊着我认识的名字，狂笑起来。

我沉下脸：“无论如何，我今天要拿到那块碎片，我还要在这里，结果你。”

曦更加狂妄的笑起来，手里捏着一块碎片：“哦？是吗？哈哈哈哈哈！看好了黎，你永远也拿不到这块碎片！”

我朝着他冲去，最后一下跃起，扑向他的身体。可曦往后一倒，身下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洞，把他吸进去后迅速关闭。

虚空中，我又听到一声狂啸：“**你以为自己能看穿所有的幻象？连你所谓的同伴，究竟是谁的棋子，你都未必知道！**”

我重重地摔在地上，身边依然一片安静。

岚、凯和尧三人围在我的旁边，一言不发。

过了好久，尧慢慢开口：“我们。。。是明派来的。”

我沉默的望着手中的一片空白。不知怎的，我感觉自己的手里沉甸甸的。

在我恍惚时，岚和凯已经捣毁了广播。凯高举左手，指向天空：“听好了曦！从今以后这光铭城有两个！一个属于你，一个属于我们！”

我握紧拳头，耳畔边隐约传出人们的喧嚣声，他们正在把抢来的物资送回商店。

**风吹过，高塔的影子摇晃，我确定，这座城市的朝阳，将会被众人举起。**

## 十一

我跟着三人来到高塔塔底。岚走到小T面前：“你好，我们要去负一楼。”

整个地面震动起来，地板正在缓缓下落！我从未意识到，这座高塔的底下竟也别有洞天。

我们进入了地下，很快，眼前明亮起来。一扇巨大的铁门出现在我们的身前，钢铸成的大门在洁白的灯光下闪着光，上面还印着几个闪着光的字：官方重地。

“开！”凯从走进高塔的那一刻就十分激动，此刻，他终于自豪的大喊出一个开字。我望向旁边，岚和尧低着头左右摇晃，时不时地干咳。

凯得意地一把搂住我：“看到没！这就是咱的基地！气派吧？”

岚和尧无奈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凯。。。认真点，你已经是个三十几岁的家伙了。”

在我们的插科打诨时，眼前的铁门缓缓从中间打开，基地的真容一股脑地跑进我的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屏幕。屏幕被分成了无数个小块，每一个小块里，都播放着城市里的一举一动。

这一边，一个男人刚刚走过马路；那一边，一个小孩正在光球里玩耍。

屏幕的底下，一个身影正仰躺在椅子上，头上戴着一双眼睛，双手在空中比比划划。

“哦？尧你们回来了啊，还带回来。。。呵呵，是你啊，黎？”眼前的身影背对着我们，看似依旧沉浸在眼里的世界里，却清晰地开口询问，“不用担心，我一边观察监控一边和你们聊天不成问题。”

我们走向了眼前的屏幕，岚、凯、和尧都找到一个电脑坐下，只有我无助地站在四人中间。

尧随手在自己的电脑上敲击几下，一张显示器的照片就飞到了我身前。我口袋里的四块碎片突然震动起来，飞出我的口袋，悬浮在空中。我揉了揉眼，碎片竟完美地放进了照片的残破处。

“你的事我们已经从明那里都知道了。放轻松，我们和明都没有恶意，昨天的战斗里，你应该也看出来。”尧转向那张显示器的照片，“所以，你知道这个显示器吧？”

“嗯，那个显示器里。。。有个录像。”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他们，模棱两可地回答。

尧站了起来，走到我身前：“不用怕，我们虽然都是光圈科技的人，但是我们也不愿意人类沉湎在虚无的幻想里。这个录像，不是光铭城传下来的对吗？”

岚和凯也走到我的身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望向他们，他们朝我眨了眨眼，重重地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这个录像，是从一个叫‘镜中城’的地方传来的。视频的主角，貌似是那座城市曾经的城主。听他说，他们的城市很美好。”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大家都转过身盯着我。就连屏幕前那个人也摘下了眼镜，仔细地盯着我。

“你是说，在光铭城外，还有其他城市？”四人异口同声地开口。

“我认为是这样，而且——”我仔细回忆着邓的录像，“他们的城市，似乎经历过惊人的苦难。”

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那个屏幕前的男人：“看来我猜的没错，曦已经把我们的记忆篡改，让我们只能记住光圈科技创立后的事情。忘了自我介绍，我叫——朔。”

凯此时举起手：“所以。。。现在我们要把碎片找齐，然后重新拼凑起这个显示器？”

朔开口：“是的。而事实上，最近几天，你每收集一块碎片，其余碎片就越来越明显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我已经发现了第六块碎片的所在地——”说着，他将手指向大屏幕。

其余三人都猛地吸了一口气，他们惊讶地望着朔毫无波澜的脸，异口同声：“第六块碎片，就是这个监控？”

没等我做任何动作，岚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朔，怎么可能？你知道监控系统连接着什么，你也知道监控中枢损坏以后会发生什么！那个时候，每个光圈科技的人都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程序！”

“而且，等到他们都恢复了意识，你怎么能确定他们还会追捧我们？或者，他们还能记住我们吗？”

凯激动地绕着基地转圈。

“最后，监控中枢连接着光圈科技的核心程序——也就是说，切断监控中枢，就可能把光圈科技关闭。到那时，每个人都会出现在现实的光铭城里，没有任何准备。”朔冷寂地开口，我却从他的话里听出一丝不舍和绝望。

我也望向了眼前的大屏幕。屏幕里，即使沉浸在幻觉里，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容此刻却那么的真实。眼前好像闪过一丝白光，我突然觉得，他们的笑，他们的话，他们的情感，仿佛不是冰冷的算法。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母亲，正慈爱的抱着怀中的襁褓，突然，我仿佛也感受到这个幻境里的温暖。

一声高亢的咳嗽声把我拉回现实。尧把我们拉到一起，悄声说：“听着，碎片，我们要拿；但是，光圈科技，我们暂时不能摧毁。起码不能一瞬间摧毁。给我点时间，我可以让程序崩溃地慢一些。”说着，他便坐到电脑前，对着屏幕敲敲打打。半晌，他转过头，对我一点头：“好了，黎。现在，监控系统瘫痪后，光圈科技将会进入应急状态：情绪放大器和推荐热搜榜这两个你之前解决过的大杀器都会被暂时停用——换言之，人们会保持‘代码操控状态’，但是他们能听得进去我们说的话，见到他们，也不是机械的对话。”说完，他深吸一口气，诚挚的望向我。

“我们保证，我们没有恶意。决定权在你的手中，你可以选择打破这个幻想，也可以选择先收集其他碎片。我们会听从你的安排。”

我深吸一口气。我的脑海中闪烁着我记忆里的一幕幕。

我想起我第一次走出虚幻，手边真实又粗糙的触觉。

我想起那个录像。眼前，邓慈祥的身影再次出现，他走到我的身边，笑着拍了拍我的头。

“小伙子，怎么了？你在迷茫什么？”

“我。。”我望向屏幕里欢笑着的行人，又望向眼前鲜活的四人，“我既想要打破光圈的幻梦，又想要保住大多数人的幸福。”

邓呵呵地笑了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伙子，记住：革命，就是要忍得住，耐得开。熬得过阵痛，才能迎来真正的幸福；熬不过阵痛，就只能永远沉醉在你说的前者里。”

我犹豫地低下头，一言不发。

这时，另一个佝偻的身影凑到我的身边。

“哼，记住你在那边看到的東西。你难道不记得，那个老人告诉过你的东西了吗？你难道不记得，书里的东西了吗？当你去铭记事情的时候——”

两个声音异口同声的响起：

“——就证明了你还活着，你在创造自己的未来。”

我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抬起头，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我朝尧点了点头，缓缓地走向屏幕。

我把手放在屏幕上，感受着光滑的触感。我默默地沉吟：“光圈科技，再见。”

双手猛地发力，屏幕瞬间碎裂开来，我的手穿过屏幕的一刻，疼痛感，电流的麻痹感涌上心头。我强忍着在破洞里摸索，终于摸到一个微小的物体，一把扯出，屏幕应声全部碎裂开来。

我死死地盯着手里那个闪着光的针孔摄像头。我能感受到，无双目光聚焦在它上面。

突然，一阵巨大的震动让我们差点摔倒。尧和朔赶紧冲到屏幕前，尧焦急地开口：“岚、凯，你们两个带着黎出去！黎，准备好唤醒众人吧！”

我只感觉自己被暴力地提起，我们回到了高塔的地面。

面前有一个麦克风。此时，尧和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黎，现在，对着麦克风讲话吧。讲出这个世界的真相，讲出光圈科技的真相。”

我紧握着麦克风，试探着咳嗽两下。

“咳咳？”

我的声音回荡在高塔里。我朝两边望去，凯朝我竖起大拇指，岚也向我点点头。

“大家好，我是黎。”

“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听到这段演讲。但请你们好好聆听，因为今天我所说的，将会改变你们的人生。”

“我曾经和你们一样，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光圈科技，闪亮，温暖，无忧无虑。这也许是你们现在对光圈科技的想法吧？”

“但，几周前，我接触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但那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现实里的光铭城黄沙漫天，荒无人烟。”

“你们可能觉得，为何要去这样残酷的现实？光圈科技的世界确实美好，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

“过去的几周里，你们先后体验了这座城市从未停止的机器：情绪放大器——让你们的情绪变得极端；热搜推荐——每个人都盲目的跟随着潮流；谣言广播，等等。它们从未停止，只是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运作着，操纵着你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点击。”

“更可怕的是，你们从来不是算法的产物。曾几何时，你们也像我一样，也会笑，也会哭，也拥有人类的情感。我们铭记，我们思考，这才是我们，人类。”

“我知道，这场黄粱巨梦给每个人都带来过欢乐，带来过幸福。但那不是真正的幸福，那是光圈科技拱手送出的，为了催眠你们的幸福。”

“在这座城市之外，有一座‘镜中城’。那里的人们曾被压迫，曾被带领反抗，曾堕入轮回。但他们总能在一切之后发自内心的笑出声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经历过黑暗，才清楚明亮的珍贵。”

“所以，我们将为这场长夜带来破晓。但，我们同时需要你们的帮助。醒来也许很痛，但是阵痛之后，方能迎来永恒的自由。”

“记住：当你能铭记，你就在创造未来。当你能感受痛苦，你也能真正感受幸福。”

“醒来吧，睁开眼睛，去迎接属于你们的黎明，属于我们的黎明，属于光铭城的黎明。”

语毕，我缓缓地放下麦克风。我再一次抬头仰望高塔，穹顶在我眼里汇成一个点，我看不清上面，只能看到泛起的阵阵红光。

走出高塔，一阵死寂笼罩在我们周围。

天边泛起鱼肚白，一轮旭日爬上天边。太阳光照射到哪里，裹挟着黄沙的风就吹到哪里。

一阵狂风吹过，吹得我们闭上双眼。睁开眼时，身后的高塔依旧，眼前却遍布着断裂的钢筋。

一个个人们从残破不堪的高楼里走出，或是迷茫，或是释然。

尧和朔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

“好样的，黎，接下来，找到最后的碎片，我们就能够重新组成那个显示器了！”

“别那么乐观，现在，他们应该在赶来的路上。而且，比起收集碎片，先想想怎么安抚这群无助的人吧。”

## 十二

我把混乱的人群交给四位朋友们，孤身一人向着阳光，走进了光铭城。

耳边突然响起阵阵轰鸣，我一抬头，湛蓝的天空中此刻盘旋着无数架运输机，全副武装的机器人像黑云一样由远及近地压来，它们重重地落在地上，扬起阵阵黄沙。一排排的机器人从空中落下，刺眼的红灯也在我的背后亮起，整个城市在他们的眼睛下无处遁形。

我只能小心地前进。一旦听到飞机的轰鸣，我就必须隐蔽，或是躲在墙缝中间，或是躲到树丛中。我尽量走没有人烟的小路，穿梭在泥水中，我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双腿像灌了

铅一般沉重，酸痛的感觉从未如此真实——有一瞬间，我竟然也企图回到光圈科技完美的世界里。我寻遍了光铭城的每一处角落，都无法看见异常的区域。“看来，脱离了光圈科技，只能凭借肉眼去找碎片了。”我叹了一口气，拖着身体跑动起来。

终于，一次飞机飞过，我无力地瘫倒在树丛中，再也没有力气。一股失望裹着我，让我不知所措。我只觉得，我的话语仿佛一块微小的石子，投入这片汪洋，非但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我却被淹没在这惊涛中。“他们醒来或不醒来，有什么区别，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默默地问自己，双眼渐渐合拢。

“黎！快给我醒过来啊！明那天说了，他见到过这么多拥有碎片的人里面，你是走的最远的！你要是在这里放弃，我们可就永无翻身之日了！”凯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响起，旁边的声音十分嘈杂，好像是岚他们正在安抚群众。

“说得好听，你倒是给我想想碎片到哪里去找啊！”一股血突然涌上我的大脑，我怒气冲冲地大喊，“从来都是我在最前面，碎片是我抢的，点子也是我想的，连上一次曦都是我一个人打的！你们呢？站在我后面口口声声说支持我，人呢？”

另一头沉默了。良久之后，朔默默地开口：“黎，我知道你对我们有很多的不理解，但请你再帮助我们拿到最后的碎片，那时候，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讨厌这样。

我讨厌被隐瞒事实，我讨厌被蒙在鼓里的去被人指派。

或许，曦口中利用我的人，正是他们。

但另一方面，我也正利用着他们来获取碎片。我借他们的帮助，寻找这个世界的真相，追寻我想要的世界。

“黎，我觉得最后一块碎片还在高塔里。”尧突然开口，激动地说，“既然第六块碎片在高塔底，你去高塔顶部看看？”

我无法不相信尧。整个光铭城都被我翻个底朝天，只能朝着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发。

等我来到高塔下，四人正站在塔前对着熙熙攘攘的市民们讲话。我不管他们在说什么，径直走进了高塔。

高塔里，记忆中的整洁不再。虽然高塔是唯一完好的建筑，可无缺的外壳里却藏满了锈迹和岁月的侵蚀。出人意料的是，在塔里却看到了绿意盎然的藤蔓。它们沿着电梯井一路向上爬去，一直到高塔的顶端。地面的瓷砖和泥土已经融为一体，苔藓和野草占领了高塔的底部。

那个本就锈迹斑斑的楼梯间大门此刻却出人意料的整洁，上面一尘不染，甚至闪着光。大门干净得诡异，仿佛是。。。有人刻意维护楼梯，等待着谁走上阶梯。

我推开大门，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我的眼前又一次出现那个佝偻的身影，我却心如止水。

我既不感激他，也不憎恨他。

拖着疲惫的身体向上攀爬，我不清楚要爬多久，但我清楚我不能停下。我的身后也许空无一人，但我的内心此刻正响起阵阵鼓点。

就在我的身体即将抵达极限时，头顶的一层楼梯间里突然闪出了一束熟悉的光。

我停在两层之间的楼梯上。眼前的楼梯间大门缓缓被推开，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在阵阵烟雾中走出。他的浑身无比整洁，但他佝偻的身影和苍白的双鬓还是让我一眼便认出了他。

“明，好久不见。”我右手依靠着楼梯扶手，弯着腰疲惫地开口。

明的身影在暗淡的灯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我能看清，他背对着我，面对着墙。

“光芒，光铭城的曙光正在缓缓升起啊。我没猜错，你果然会来。”

不知为何，我感到一股陌生的感觉环绕着明，我被震慑地不敢动弹，嘴巴动了动，却说不出话。

“碎片。。。它是个好东西啊。它能给人希望，又让人跌落欲望的深渊。不然，曦为什么要抢夺那块碎片？好好想想，他们四个让你去抢碎片，真的是为了你吗？”

“黎，你是个勇敢的人，走在最前面——但走在最前面的人，永远看不到后面人狰狞的笑脸啊。”

我终于恢复了力气，愤怒地大喊：“你想要说什么！想要拦住我去找碎片吗？这里是现实世界，我不保证我会留你一条命！”

明终于转过身来，我竟看到，他在光芒的照耀下，支起了腰。他的身影顿时高大起来，他的脸背着光，一片乌黑。

“我没有要阻止你取得碎片，相反——碎片确实就在楼上。

“但你还不够了解我那四个同事——记住，这是最后一课：最可怕的幻境不是光圈，而是同伴的笑脸。

“还有，你觉得镜中城就是终点吗？那只是另一个轮回的起点罢了。”

话音刚落，一阵红光闪过，眼前的明突然消失。楼梯间里又剩下了一片黑暗。

我的大脑如遭雷击，怔怔地站在楼梯间里很久。

只有身体机械地动着，爬着楼。我的思绪已然停滞在了那个楼梯间里。

。。。。

不知过了多久，眼前豁然开朗。空荡的顶楼只有中间摆着一个沙盘，沙盘上零散地摆着几个白色的方块。

我打开白盒，里面空无一物，只流出几粒黄沙。我望向窗外，玻璃已经破裂开来，裹着热浪的风灌进高塔，炙热的感觉让我有些头晕目眩。

眼睛锁定到楼层的一个角落，一个机器人形状的东西靠在墙角，眼里已经没了光。

我走近那个物体，它的身边竟布满了弹孔，机器人空洞的双眼旁边充满了裂痕，双手却捂着胸口。

我拂去机器人手上的灰，两个小字出现在眼前：小T

我怔怔地蹲在小T的遗体面前，透过它空洞的眼睛，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美好的世界。

回头，看着眼前已经空空如也的陈列室，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漂浮着的白色方块。“以前没来得及仔细看，现在。。。也没时间了。”我对着小T喃喃，“看来，你守护着这些方块，直到了最后一刻啊。真的，很感激你。”

我突然看见小T的双手间闪烁着光。我赶紧扒开它的双手，看到它的肚子里，一个黑匣子正静静地躺在它原本的心脏处。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小T的身体里取出，放在沙盘上，突然，我的眼前黯淡下来。

在一片漆黑当中，我看到了。。。最初的光铭城。

——最初的光铭城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人们在这里享受着淳朴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娱乐，但他们的每天都很充实。

后来，有人突然在矿洞里找到了一本书。书里记载了许多从前的科技，高楼，电力，机器。。。。

人们借着这本书快速发展起来，光铭城也从一个淳朴的村落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大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但人们没有止步于这些科技。他们继续发展着他们的科技，数码设备和数字生活逐渐把人们的每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实现。人们终于意识到，科技无穷无尽的力量。

于是，整座光铭城一度陷入了对科技痴迷的追求。每个人都渴望使用最前沿的科技，每个人都沉迷于开发科技，最终，每个人都被科技所奴役。

但这样的情景没有持续太久。后来，祂们降临了。那一刻，天空被染成一片血色，整个光铭城几乎在瞬间化为灰烬。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留下任何理由。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像是被命运按下了重启键。光铭城的辉煌化作废墟，幸存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科技，再次回到了最原始的生活。

又一次轮回开始，人们再次发展科技，但这一次，他们对科技充满了敬畏。

但这样的情景被一个叫曦的，从镜中城所来的人所改变。他带来了一个机器人，把他放在整座城市最高的塔顶，为到访的每一个人介绍光铭城的历史。

后来，曦建立了光圈科技。人们再一次沉浸在科技-机器人-带来的便利中，慢慢忘记了过去的苦难。

——这时，我看到眼前出现一行小字：人们的记忆，不是被曦刻意抹去的，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遗忘。

之后发生的事便是我所经历过的一切。镜头此时切换到了小T的身上。

小T对着镜头招了招手，左右转了转头，悄悄开口：“屏幕前在看这段录像的人，你好呀。我是小T，也就是曦带来光铭城的第一个机器人。

“看这段视频的人，大抵应该是黎先生吧。也许你应该看到了我在视频中加的那行小字了。

“在遇到您之后，我才看到这座城市的希望。从此之后，我也开始学习你说过的那些词。我渐渐的感觉。。。我不再是一个机器人了。

“光圈科技中的人们确实被监控，被篡改记忆。但这不全是曦的手笔，更是全城人自我的选择。

“他们选择再次迷信科技，他们又一次被科技的便利冲昏了头脑。光铭城的现状，是这座城市每个人合作所产生的。

“所以，我希望您能真正的让人们意识到，科技既是不可或缺的钥匙，又是可以吞噬人们的魔鬼。”说完，他就把镜头收回肚子里。

紧接着便是一片黑暗和阵阵打斗声，我看到黑色的方块不断旋转，小T却依然一言不发。

“说！黎到底在哪里！不说我们就打死你！”

沉默。

一阵阵枪声响起，小T的哀嚎传出。接着，一切便安静下来。

绝望的黑暗里，我只听到小T喃喃低语：

**“小T的名字。。。是我遇到您后才起的。。。黎先生。。。真的，很感谢您。。。感谢你，让我有了名字。。。”**

之后，便是长久的寂静。

我的眼前明亮起来，可我却感到自己鼻子很酸，眼前也被泪水模糊。

我紧紧地抱住那个黑匣子。我想说些什么，却控制不住地抽泣。

突然，一股狂风从高塔内部吹出，我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喷出了高塔。我在空中落了很久，最后落在地上。

我无法顾及自己有没有受伤，转头，发现四人正笑着看着我。旁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安静下来，我感到几十万双眼睛正看着我。

没等我反应过来，一声巨响突然从城市的另一头传来，转头看去，红雾弥漫。阵阵脚步声也整齐划一地慢慢变大。

岚走到我的身边：“看来，我们要有一场硬仗要打了。”

## 十三

一声浑厚的咳嗽声从红光发出的地方传出，所有人都转向了声音的源头。

“咳咳！光铭城的人民啊，听我说！”

即使只听得见充满电流杂音的声音，我也看到，那个满身机械的身影此刻正在塔里的某处，双眼通红，愤慨地喊着。

我有些担心地望向岚：“这些市民。。。他们不会再一次被洗脑吧？”

“放心，”岚摆了摆手，“你出去找碎片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把曦干过的每一件事都和他们从头到尾的说过了。话说回来，明呢。。。 ”

松了一口气，我转头望向人们。他们的眼里很复杂。我看到，有人愣愣地望着高塔的方向，有人把头埋得很低，有人愤怒地握紧拳头。但，我没有看见，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拿出手机，也没有一个人为曦叫好。耳边，曦的叫喊声还在继续。

“我们美好的光圈科技今天遭到了破坏，而我不敢相信，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就是我最忠心的四个手下！”

“市民们！我们要团结一心，一起铲除这四个大恶霸！”

人们又望向我们五个，眼神疑惑里又掺杂着难以置信。但我确信，他们还记得我所说过的话。我走到众人中间，不卑不亢地开口：“我承认，我们摧毁了光圈科技。但，我们摧毁的是一个虚假的梦，还给你们的是一个将由你们共同开辟的未来！”

此刻，排山倒海的机器人已经整齐地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每个机器人的眼里都射出刺眼的红光，它们手里的枪口对准了我们。

我看到人们又开始慌张起来，于是，我迈开腿，走到了所有人前面，正对着机器人深邃的枪口，挺起胸膛。

“黎，怎么风头全让你占了！我们来了！”身后传出凯的声音，岚和凯和我并排站着，面向机器人大军。耳边此时传出朔自信的声音：“放心，在现实世界，曦应该没有办法干扰大家的认知。我们会用碎片的力量来反制机器人的进攻，放心进攻。”

尧的声音也从我耳边传来：“我刚刚已经给每个市民都配备了基础的武器，他们不至于赤手空拳地去和机器人搏斗了。”

“好，”我笑着点了点头，高举左手，“光铭城的市民，随我冲！”

冲天的喊杀声瞬间从四面八方响起。一时间，高塔下的街道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人们的喊杀声，机器的摩擦声，火舌的喷吐声。。。战场上瞬间尘土飞扬，我的视线也慢慢模糊。

突然，我只听到一声模糊的喊声，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头顶便响起一阵响声。一条钢筋此刻正朝着我狠狠地砸下，我被吓得暂时大脑空白，捂住头不敢睁开眼。

我只听见一阵火花的声音，在一睁开眼，我完好无损地站在街道上。身边，一个身穿轻甲的女性身影站在我身边：“还好我反应快，不然你已经死了。”说完，她朝着我眨了眨眼，就一头扎进了烟尘中。很快，我便听到好几声爆炸，火光四起，岚又完好无损地从灰尘中出来，对着耳边说：“我已经将机器人的先头部队消灭，全体都有，前进！”

人们浩浩荡荡地向着高塔的方向前进着。我们行至一条小道的中间时，四周突然响起阵阵轰鸣声。

“该死！我都忘了，曦还有一块碎片呢！”朔的声音传出，“大家忍一下，我马上就能反制这个噪音。”

眼前一阵蓝光闪过，轰鸣声消失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许多机器人，正举着利刃朝我们冲来。

耳边传出曦的声音：“哼，你们那点小把戏也想要打倒我？让你的朋友好好和我玩玩吧！”

说完，眼前又白光一闪。

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眼前便频繁地闪烁起来，杀气腾腾的机器人也突然定在了原地。我们警惕的望着眼前的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岚，你带着一半的人走别的路去那座高塔，我带着剩下的人走这条。”我转向岚，向她吩咐。

我话音刚落，耳边就传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过了一会，朔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我。。。我和曦斗了几个回合，我们两个都没占到什么好处——光铭城的网络系统，现在可以说是彻底瘫痪了。”紧接着，朔的声音戛然而止，就连电流的杂音也消失了。看来，已经没有办法隔空谈话了。

我望向岚：“到时候，我们在图书馆遗址那里见面，那里是城市的中心，你肯定需要经过那里。”

说完，我就带着人们冲向了有些迟钝的机器人——没了网络，他们虽然没法向彼此沟通，但每个机器人的单兵作战能力也不算弱。

没有了有效的沟通，战场上变得混乱起来。硝烟遮盖住了天空，把太阳都遮盖起来，光铭城一时暗淡无比，只剩下枪口的火焰和子弹的拖尾。

城市的四处响起各种各样的声音——我的身后，除了震天的口号声，我也听到几个孩子们无助地哭声：“妈妈，我的手好痛！你在哪里？”我还听到人们颤抖的喊声：“咱们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但是之前在游戏里多少也用过几次枪，兄弟们，冲啊！”

无论人们的情绪怎样复杂，我都能感受到，此刻，每个人的心中正燃烧着一股熊熊烈火，这股烈火盖过了他们的恐惧，烈火的光掩藏着他们的迟疑。即使他们的眼睛里不少已经积满了泪水或是血丝，光铭城的每一个市民都坚定不移地朝着曦高塔的方向走去。因为只有现在，他们才算是真正地活着——不是为他人而活，而是为自己的未来而活；不是活在一个梦里，而是活在自己打破的现实中。

但人民的意志并没有使得机器人的进攻有一丝一毫的减弱。随着我们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近，头顶传出的轰鸣越来越频繁，冰冷的铁皮士兵从高空一跃而下，眼里瞬间便射出红色的凶光。等到一架飞机上的机器人全部降落，他们马上便会站成几排——最前面的机器人举起双手，一扇护盾瞬间盖住了它们；后排的机器人从护盾后探出枪，无情地扫射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保持着这样的阵型缓慢前进，我们被迫不断后退。就在我们避无可避时，只见最后排的枪突然飞起，紧接着，一个身影从地底窜出，机器人阵队顿时作鸟兽散。那个身影朝我们招招手，自信开口：“要不是朔把网络系统搞没了，我现在可能还在和他一起帮你们用碎片清除障碍呢！”尧说着，张开双手，六块碎片缓缓飞出，“黎，这几块碎片你一定要收好。它们，是你打败曦的关键。”

一声焦急地呐喊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凯此时站在图书馆遗址的正中心，指着高塔的方向：“看啊！从曦那里冲过来一个什么东西？好大一个！给咱们的路都堵死了！”

我和尧赶紧跑到凯的身边。眼前，一个庞然大物正伫立在街道中央，完全堵死了去往高塔的唯一路径。它看起来像一头机械大象，数不清的机器人正从它的肚子里落到地上，浑身冒着红雾向我们走来。

向上看，那头机械大象的头上装了三挺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此刻森严地注视着我们。在它的背上，几个火箭发射口已经蓄势待发，只等着我们冲上前送死。

等到我意识到岚竟然不在我们身边时，那头巨象的三挺机枪已经果断地开火，所有的机器人也向着它身下的一个身影冲去。只见那个身影在机器人群中闪转，绕着巨象的身体转了一圈，又一跃而起跳到巨象背上，却呆愣住了。

在这几秒钟的呆愣里，巨象突然猛地向前一冲，岚因为惯性被猛地甩向我们的方向。我眼疾手快向她扑去，在她被一根铁棍刺穿之前接住了她。岚打开自己的头盔，眼里满是疲惫的神色，嘴角渗出血丝：“这个大家伙。。。没有弱点。。。"说完，岚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力地倒在地上。

望着眼前足有一座高楼般高大的巨象，再看看市民手里单薄的冲锋枪，我突然感到一阵无力感。但我没有放弃，反而更加激动地挥舞着双手：“光铭城的人民！我们现在离高塔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眼前的巨象挡住了我们的路！现在，你们要围着巨象转动，争取发现击败它的方法！记住，把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我们也会帮助你们！”

害怕的群众此时再一次高声呐喊起来。他们纷纷扔掉了手中的武器，绕着巨象打起转来。图书馆的遗址处十分空旷，人们绕着圈在巨象身边盘旋，机器人大军们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知转了多久，尧嘶哑的声音从我左边响起：“这个怪物每次头顶开火前，嘴巴都会短暂地张开！如果我们能把什么炸弹丢到它的嘴里，那它就活不久！”

人们瞬间便锁定了巨象的头。数以万计的人们不顾肆虐的火舌，向着巨象扑去。但他们的努力是那么的徒劳，没有人能够接近巨象的嘴，哪怕一丝一毫。

“我们要跳到它头上去！”我下意识地大喊，不管这个计划是多么的不可能。

我突然感觉自己被一股巨力拉走，等我再次站定，眼前站着两个人。是凯和尧。

“尧，你说我开着摩托车，撞到那家伙嘴里，能不能炸死它？”凯倚靠着摩托车把手，兴致勃勃的对尧大喊。

没等尧开口，我先大声制止：“不行！你会死的！”尧也在我身边点了点头：“而且，我们也不保证它的嘴里就是核心。”

凯突然一拍车把手，怒目瞪着我们：“黎，是你说的，所有苦活都让你来干！现在，终于能让你休息一下，你怎么还不愿意！还有，尧，你想要看到我炸死那个大怪物，还是看到那个怪物把我们全杀死？”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很久。我最后把手放在凯的肩膀上：“凯。。。我当时说的是气话。我一直，很感谢你们。”我把头抬高，忍住上涌的眼泪，望向高塔，“我们，要一起打上曦的宝殿。”

凯跟着我的头一起看向红光闪烁的地方，随后突然放声大笑起来：“那地方，我可不乐意去！黎，虽然我也很想出风头，但曦，还得你自己解决。”说完，他带上头盔，头也不回地大喊——还有一声吸鼻涕的声音：“嗯——黎！尧！这次，老子是全城最拉风的！”

我们呆呆地望着摩托越来越快，冲上一个斜坡，飞向巨象的头。我竭尽全力张开嘴，可嗓子却被堵住。所有人们都停下来，静静地望着他。一颗颗子弹落在凯的身上，可他依旧紧紧地握着把手。一滩鲜血呼啸着被吐出他的嗓子，随后是一声嘶喊：“你们都给老子记住！我叫凯！”随后，他便扎进了那个缝隙当中。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秒。

两秒。

三秒。

一阵冲天的火光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从巨象的身体里迸射出来。巨象无力地倒在地上，压倒了一大片机器人。此刻，巨象的身体燃烧着火光，里面，一个骄傲的灵魂正沐浴在圣光之中，缓缓升入天空。

四周随着巨象的死亡安静下来。我的内心却止不住擂起阵阵鼓声。

“凯。。。谢谢你。”我默默地望着那团火光，那个大大咧咧的身影又浮现出来，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黎，别难过了！我算是圆了我的梦，但你的梦，还没结束呢！”我控制不住地向那团火光扑去，却被尧拉住。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升上了天空。

此刻，硝烟弥漫的天空中，阳光透进来了几分。

我再次抬头，望向红光闪烁的方向。此刻，我离他仅有一步之遥。

我不知道的是，高塔里，一场战斗已然打响。。。

## 十四

等到我停下来时，我已经站在曦的高塔底部。我的身后是人山人海，我的眼前是一座高山。

我振臂高呼：“光铭城的人们！曦，这个一切罪恶的源头，此刻就在你们的眼前！随着我冲啊！”说完，几万人们便一股脑涌进了眼前的高塔。

可人们碰到高塔的一瞬间，一股无形的力量却把人们推开，让他们摔倒在地。一行大字缓缓显现：唯拥有碎片共鸣者之人有权踏入此门。

此时，朔也来到了我的身边。我抚摸着眼前无形的屏障，一股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这种感觉，是我第一次进入边境时的感觉。

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六块碎片，给尧和朔各两片。“咱们一起进去，起码不会被曦一下全部打败。”我在他们耳边低语，“进去以后，一切小心，安全第一。”

我们搭着彼此的肩膀，一起迈步走进了高塔中。周围瞬间安静下来，外界的喧嚣此刻仿佛与我们毫无关联。

高塔的底部只有一座巨大的圆盘，上面闪烁着红色的光。我们刚刚走上圆盘，我们便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提拉起来，碎片也从我们的口袋里飞出，汇聚在我的胸前。

尧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可我却同时感到一股力气在把我往上拉。此时，朔已经离进来的大门越来越近，他朝着我们大声喊：“黎！这最后的大战，只能你一个人！记住，怀疑可以有，放弃，绝对不行！”

我心下一沉，左手一把抓过那六块碎片，右手猛地一推尧：“一路上，谢谢你们了，再会！”尧在飞出去之前紧紧地拍打了一下我的护臂：“上去，不许回头。”我只看到几滴水珠在空中飞舞了片刻，便随着我落在地上。

没等我反应过来，脚下缓缓抬升，耳边也响起阵阵低语。

“你终于来了。。。”

“你的那几个‘朋友’，还有几个还站在你的身边？”

“你手里的碎片，是庇世的法宝，还是作恶的魔鬼？”

悉悉索索的声音随着我的爬升越来越大，我的头渐渐痛了起来。可我却用尽力气，瞪着天空：既是因为尧的叮嘱，也是我的愿望。我第一次看见一座塔为一个人伸出楼梯——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我背着谁。

不知过了多久，我来到了高塔的顶端。耳边终于不再出现那些碎语，转而变成了嘶喊声和撞击声。突然，一个黑色的箱子朝我飞来，我赶忙躲到墙后，悄悄地探出头，观望着眼前的大战——是明和曦的战斗。

明的身影此刻无比高大。浑身闪烁着灰金色的光，他在高塔的四处不断地跳跃，闪躲；曦此刻被明围在中间，虽处在不利的位置，却依然高挺着胸，不屑的盯着明，明的步伐无论如何也躲不开曦的眼睛。在曦的身边，一团血红色的雾正围着他打转，缓慢却永远挡着明。

“没用的，明。有这片碎片，你就休想击中我哪怕一下。”曦冷笑两声，巍然屹立在高塔中间。

突然，一颗铁球在空中猛烈地转着射向曦的后背。明此刻也向着那团红雾扑去：“这招你挡得下来吗！你终究还是棋差一招！”明刺破那团红雾，手中弹射出另一颗铁球，“就在这里，把你彻底解决！”

铁球猛烈地打着转，冲向曦的脑袋。可我的眼前突然白光一闪，曦已经笑着站在明的身后：“我说过，没有碎片，你什么都不是。”曦突然对着明猛地挥出一拳，明被击飞出去。

明捂着胸口被打到我的身边。他一只手撑着地，另一只手捂着受伤的肚子。余光突然看到我，他再一次自信地瞪着曦：“哼，你等的人，已经来了。”说着，他便费力的直起身，盯着我的口袋。

“看来，我也看错了他们四个啊。黎，相信自己吧，你的身后有我们。”

我从阴影里走出，伸出手指向曦：“我不断地坠落，再坠落。但是，我现在从地狱里出来了！”

曦看着我和我发着光的口袋，眼神里却没有一丝恐惧。望着并排站着的我和明，曦只是摊了摊手，打趣似地笑了笑：“热身也做够了，现在，该换你上了。”

曦的右手猛地向明抓去，电光火石之间，明就被丢出了高塔。我下意识地冲上前，却只看到明紧闭着双眼，微笑着落下塔顶。在他的身下，人们抬着头，观望着上方。我的内心突然涌上一股暖流——这一次，我不能输。就算是让曦在这里逃走，也算是输。风顺着破碎的玻璃刮进顶楼，我的眼前只有那个高大的身影。

我和曦互相绕着圈，他的右手放在胸口，我的右手紧握着口袋。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的脚步声。曦突然摘下面具，露出头盔下狰狞的脸：“你想要自由？自由能够当饭吃吗？是，我是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但我能保证他们吃得饱，住的好！你呢！文明的终点不是无能的自由，而是不再选择的安全！”

我也站定在圆盘前：“哼，说得好听。你所谓的安全，只不过是无尽的麻醉！你怕他们醒过来，怕他们看见你丑恶的嘴脸！你只不过是用着冠冕堂皇的词汇伪装着你从始至终的错误罢了！”

“哼哼哼，错误？”曦正对着我，低下头蔑视地望着我，“我知道的错误，就是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真正的错，是饥荒，是眼泪，是你们这些人说完大话就转身不管的烂摊子！”

“我们在错误里成长。”我冷冷地回应，“人类生来就不是被照看的物种。我们犯错，我们改正，我们选择。”

曦反常的笑了起来，举起双手，露出眼前刺眼的碎片。

“好啊，那就请你，选给我看。”

我也瞬间从口袋里掏出六块剧烈震动的碎片，把它们抛向空中。

瞬间，六块碎片在空中旋转着绽放出光芒。每一次闪光，我的眼前都闪出一张张斑驳的照片。

那个老旧的显示器里，邓此刻双手背着，站得笔直：“做你该做的吧，解放这座城市。”

那一条裂缝前，明站在我的身边，一脸不屑地说：“记住你在过去看到的，记住那些你要主动去寻找的东西。”

那个舞台上，岚翩翩起舞：“情绪，是人类的软肋。但我们又不能没有情绪。不要被情绪奴役，也不要漠视情绪。”

那家工厂里，凯站在传送带的一头，大声喊叫：“热门这玩意，来的快，去的也快。每个人都为它疯狂，但你能不能站住这股巨浪？”

高塔的地下，尧和朔并排指向监控：“光圈，承载了每个人的美梦。但被人监控的美梦，总会有破灭的那天。”

最后，高塔之巅，那个沉睡的机器人断断续续地开口：“科技，是一柄，双刃剑。。。 ”

六块碎片化成六片明镜，在空中盘旋着冲向曦。

我也向着曦冲去，整座高塔都开始晃动，我大声高喊：“曦，受死吧！”

可曦只是站在那里，笑了笑：“你知道，我用这些碎片创造了光圈科技。”说着，他就取出了胸口的碎片。

一阵剧烈的白光从曦的碎片里传出，顿时，我的六块碎片的转动速度慢了下来，整个六芒星开始在空中左右摇晃，歪歪斜斜地从曦身边刮过。

“你，你干了什么？”一股恐惧感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我僵在原地，尽力绷直身体，显得身体不那么矮小。

“很简单，”曦狡黠的一笑，“我并没有直接攻击你的碎片，而是用我的碎片把你的那些碎片转动的频率改变了。”

“你能从我手里抢走碎片，是因为你的力量可以改变它们运作的频率。自然，我也能够改变它们的频率，让他们重新变得混乱。”

“也就是说，只要还有一块碎片在我手上，你就永远无法打败我。”

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睛不自觉地飘向了身后的圆盘。

“想要逃跑吗？非常欢迎。毕竟没了你，光圈科技将会继续行驶，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很快便会再次忘记他们曾经的救世主。”曦戏谑的声音响起，“不过，你算是我见过走的最远的人，也许下一个就能推翻我也说不定。。。 ”

我的眼前突然无比清晰。我无法忍耐再次陷入无尽的轮回中，光铭城的人们也不愿意再次回到那个虚幻的世界里。我的双腿徒生一股力气，用尽全力扑向那六块碎片。

我的右手几乎和曦的左手同时抓住了碎片，可曦的手打在我的右手护臂上，金属发出刺耳的碰撞声，是我抢到了碎片。

“没用的，你现在已经被我抓住了。”曦脸上浮现出一抹可怜的神色，“你在小偷小摸上有两把刷子，可在战斗上。。。和他们几个差远了。”说着，他左手握住我的护臂，一甩，我感到整个世界瞬间开始旋转起来。

“再见了，大英雄。我会把你编入光圈科技的世界里的。”曦的双眼突然黯淡下来，猛地发力，我也被甩出了高塔。

我只感到自己在不断地下坠。也许这一次，再没有那几个伙伴来拯救我了。

光铭城，只能等待它的下一个救世主了。会是谁呢？我的大脑突然无比轻松，在这一刻，一切似乎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

突然，我落在了一个柔软的物体上。我坐起身，发现耳边再次充满了人声。低头一看，一座血肉高塔正从我脚下缓缓升起。最底层，人们举着铁板，木块；往上看，无数人们堆叠在一起，一双双手从“塔”的四方伸出，沉重的呼吸声在我的胸口回荡。

不知谁用尽全力喊了一声：“我们接住黎了！”整座高塔顿时疯狂起来，人们的呼吸声此刻混在一起，无比同步。“呼——哈——呼——哈”没有口号声，只有激昂的心跳和沉重的呼吸。

我也费劲地爬到“高塔”的顶端。高塔的顶端，在人们整齐的呼吸声中，一块沾染着血汗的红布正闪闪发光。我接过它的一瞬间，六块碎片从我的口袋里鱼贯而出，带着我一起飞升起来。

我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无比轻盈，充满了力量。七片碎片像七柄剑，带着我向曦的方向冲去。

曦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惧怕的神色。他赶忙抽出胸口的碎片，使劲地在空中挥舞。我的眼前也闪烁起白色的光芒，我忍着刺眼的白光睁开双眼，伸手，狠狠地撕开了我眼前的光幕。一束白色的激光正朝我射来，我右手绷紧，握住一块碎片，向着激光一挥手：“给我破！”激光瞬间在我眼前向右偏转，落在城市的一个角落。我慢慢向着曦靠近，抵挡着他的每一次攻击。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脑子里涌入一个不属于我的声音，苍老但坚定：“蒋！这块碎片你在镜中城没有拿到，人民的力量，你在这里也挡不住！”

曦手里的碎片突然泛黄，无力地落在地上。他的瞳孔突然紧缩几分，恐惧地大喊：“邓，还是毛？你不应该死了吗！”

我却恢复了神智，无心再管曦的多嘴，向着他冲去。

我飞进高塔的顶层，紧紧地压住曦。“现在，看你怎么办！”我破口大骂，不顾一切地举起手中的碎片。

可我的双手却突然停下。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应该冷静。

就在我愣神的一瞬间，碎片失去了我的控制，暂时安静下来。曦却在此时爆发出一股怪力，一把掀开我的身体，癫狂地冲向空中的碎片。

“碎片，碎片！只要我有了碎片，我就能重建光圈科技！”

可只听一声巨响，曦无力地被打回了高塔中。他的机械身体上布满了裂痕。此刻，他正不断地抖动着，嘴里喃喃地说着些什么。

他突然转向我，狠狠地开口：“没错，不管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个名字，我就是蒋！我在镜中城失败过一次，如今却几乎成功了！黎，你以为打败我，就能让人类看清痛苦吗？你们只会再次呼唤我！”说着，他便再次不顾一切地朝我扑来。

一片碎片在他背后猛地一拍，一阵刺眼的红光从他的脚底出现，一路烧过他的胸口，逼近了他的头。此刻，他痛苦地尖叫起来：“不可能，不可能！我，我还没有——”话音未落，他的身体便爆裂开来，一半落在高塔里，一半落进了地面。

等我终于反应过来，探出头张望时，高大的人墙已经倒下，人们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几个小孩围着曦的半边身体，好奇地指指点点。

七块碎片的力量着实令人不可置信。我从高塔上跳下，却悬在空中，安然无恙。我降落在地上，站在人群中间，大声宣布：“光铭城的人民！我们，胜利了！”

人群安静了片刻，紧接着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欢呼声中，人们的哭声，伤口的痛苦，内心的酸涩，无数情感从人群中迸射而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人类而活着，有多么幸福。

等到大家恢复的差不多，我带领着光铭城的人们一起来到了高塔的顶端——红光的始末。

我独自飞上高塔尖顶那盏亮眼的红灯。我对着底下的人们大喊：“光铭城，现在请迎来你的晨曦！”

一片碎片飞过红灯，红灯轰然炸开，碎裂开来，散落在高塔下。

头顶的硝烟散去，金黄色的阳光拂过大地，一轮红日此刻在城市的正上方，笑着，俯视着我们。

人群中再次爆发出阵阵欢呼。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刺眼的阳光，他们从未如此开心的活着。

我飞回尖顶下的顶层。人们注视着我，也凝视着碎片。我缓缓伸出手，把碎片握在手里。“**碎片不是未来，它只是钥匙。未来不在碎片，而在我们自己。**”说着，我便在众人的注视下把碎片碾碎，洒向了明亮的空中。

碎片的粉末在空中四散开来，划出几条彩色的弧线，落在城市的七个角落。我的身后，无数人们绽放出美好的笑脸，他们一起看着，一起看着阳光晒在自己的身上。暖洋洋的感觉席卷了每一个人，我的心也充满了希望。

**我知道，这座城市的朝阳，此刻已经冉冉升起。**

## 十五

朝阳的曙光透过窗，轻柔地洒进我的窗户。我轻车熟路地睁开眼，没有香气，也没有闪烁的霓虹。

我走进街道，残破的高楼下，人们的雄心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今天的太阳晒得刺眼，没有白云的遮蔽，径直地刺在每个人的身上，好是火热。

街道上坑坑洼洼，但真切的破洞边，许多人们围着大坑议论纷纷。有人已经握着铲子在大坑的旁边开始工作，阳光晒在他们身上，每颗汗珠都闪着光。

耳畔边突然传出稚嫩的笑声。我的身边跑过好多孩子，他们一只手攥着几只笔，另一只手握着几卷纸，蹦跳着探索着这个陌生的现实。

我看着人们。他们的笑容里也藏着一丝劳累，他们的汗水里是自己的艰辛，他们的衣服里透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都在慢慢变好啊。。。”我望着城市中心的那座巨大的纪念碑，不禁喃喃低语。

可我的心里，却还是有一个未尽的心愿。

我走到城市的图书馆遗址处。此刻，全新的图书馆正被缓缓建立，被巨石掩盖的藏书室也即将被改造为过去的铁证。

一股力量驱使着我走进地下的藏书室里。经过这场大战，就连深埋地下的藏书室里也出现了几条裂痕。

我无心关注裂痕和战斗的痕迹，我的心告诉我，正中间的桌子上有东西。

走进藏书室，四周丝毫未变，可地面上却落上了几块灰尘。房间的桌子上，一个无比熟悉的物体正静静地站在桌子的正中央，无比完好。

一个显示器。一台久经风霜，锈迹斑斑，却依然在灯光下生辉的显示器。我看到七个明显的拼接痕迹，从显示器的四角延伸到正中间。

“啊。。。一切的开始。”我突然想起我看到的书里这样的情节，不由得无比感慨，“和书里讲得一样，我的使命也还没有完成啊。”说着，我转到显示器背后，按下一个按钮，显示器缓缓地亮起光来。

很快，屏幕里，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眼前。他还是坐在桌前，有些慌忙地调试着眼前的设备。不过没过一会，老人就再次坐回了桌前。熟悉的一段段话再次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所说的历史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只是想让看到影像的人知道，这个世界不只短短30年。但不可能一句句地讲述每一句历史，你们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探明这个世界的真相。”

上一次，录像到这里戛然而止；现在，我也有些无聊，准备转身离开。可突然，录像里的邓顿了顿，再次开口。

“现在，让我来重新讲述一遍，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的开始，我也不记得是哪——或者说，我说不清是哪。

“我经历了压迫，我曾经从未察觉，但我后来幡然醒悟。但我也很后悔，我应该带上我的同胞们一起逃出他们的城市。

“后来，我来到了镜中城。蒋——应该说，曦——他装作无比和善，可我后来才知道，他和他们，没有区别。

“于是，有个叫毛的人，他带着我和其他二十几个人在城市里掀起了反抗的风潮。我们成功了，但也没成功。

“取代曦之后不久，毛就死了。毛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谁也不知道——知道的人也死了。林接过了他的位置，但很快就开始搞蒋的那一套，于是他也被我们杀死了。

“我不想再多赘述镜中城的历史。但，你能否注意到？人类从什么时候起，忘记了他们的敌人不是自己的同胞？

“摧毁光铭城的，摧毁过镜中城的，摧毁人类文明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他们。”

说到这里，我看到邓揉了揉眼睛。

“光铭城不该永远在灰烬中轮回。它需要有人踏出这一步，即便代价是孤独，即便前路是黄沙。

“如果真的有人看到这里，那么你应该就是这个人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带上一些人，来镜中城看看吧。我们会等着你。”

邓说完这些，对着镜头郑重的挥了挥手，关闭了录像。

我曾以为打败曦后，我的一生将重归平淡。但现在，我再次被震惊地说不出话。

是离开，还是留下？我蹲坐在书架前，久久想不出答案。

如果留下，我便能以领袖的身份见证这座城市再一次的繁荣。我也能防止光铭城再次堕入毁灭的轮回。

但如果离开，我将直面“他们”——我到现在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生物——直面更大的未知。

但未知不正是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吗？我第一次从光圈科技醒来，就是为了追求我脑海中的词啊。我所追寻的“真相”一开始只是我一个人的，后来变成了整座光铭城的，而现在将会变成整个人类文明的。

想到这里，我从地上站了起来。我清楚我想要走哪条路了。

。。。。

我来到高塔下，把我的想法告诉四位朋友们——我才发现，明当时被摔下高塔时，众人接住了他。只是因为高度太大，明当即便昏了过去，受了重伤。

“听着，光铭城的解放只是一个起点。光铭城为什么之前会被毁灭？不是因为曦，而是因为祂们。”我郑重地朝他们说。

岚第一个疑惑地开口：“他。。。祂们？你在说些什么？”

尧此时却一幅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岚，朔，明，祂们这个东西——额或者说，物种——我之前在书里读到过！书里说祂们不是地球的物种，是这样吗，黎？”

我赞许地瞥了一眼尧：“没想到你看的书这么偏啊！对，祂们是一个外星种族。祂们在大约两个世纪前将蓬勃发展的人类文明摧毁殆尽，后来又频繁地清理了崛起的人类文明：光铭城上一次陷落就是祂们的手笔。”

“哦，知道了。所以呢？”明此时有些无聊的开口，“你是打算让现在这群饭都还没完全吃饱的人和你一起去把那群把所有人类全都打败的家伙干掉？”

我有些尴尬地开口：“额。。。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还记得那个显示器吗？邓在影像里说过，镜中城里的人们都知道了祂们的存在。我觉得我们需要去造访一下镜中城，说不定我们两座城市的力量联合起来，真的能扳倒这群外星人——最起码，邓出生的城市吧！”

朔摇了摇头，冷静地说：“不，这个计划不现实。首先，光铭城的周围起码五十公里内都是荒漠，既没有城市，就连正常的车辆也无法在里面行驶。”

“还有，这座城市才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岚也竖起一根手指，“人们想要的不是又一次希望渺茫的长征，而是安定的生活。”

“嗯。而且，你怎么知道邓讲的东西都是真的？保不准邓只是个在光铭城第一次毁灭前的哪个家伙，随便写的一个故事而已呢？”明也表达了不满。

尧最后走到我面前，双手画了个圈：“所以——你的计划太异想天开了，我们不予通过。”

“可是，可是。。。 ”我有些无奈地开口，“现在，如果我们不去那里，总有一天，祂们会再次找过来！到那时候，我们谁也活不了！”

大家都沉默了。没有人见过祂们，自然也没有人知道祂们究竟有多可怕。也许，祂们的力量强大到只需一个念头，我们的城市就会陷入火海？也许，祂们的武器强大无比？也许，祂们其实从未存在过？

谁也不知道。我们既不能保证祂们绝对危险，也不能保证祂们没有威胁。

朔突然抬起头，语气都提高了几分：“我们不能保证祂们对我们没有敌意，就确实应该提前提防。黎，我建议你去广场召集大家宣传一下。如果真的有人愿意跟随你去镜中城，我们也没法拦着他们。”

“好！”我也恍然醒悟，“我现在就去把大家召集到广场！”

。。。

很快，广场上就聚满了人。大家三两成群地凑在一起，悄声议论着。

众人的前方，一块巨大的幕布摆在大家眼前。从幕布后，走出一个人。

我缓缓地在众人的议论声中走到幕布的前方，环视四周。人们看到我的出现，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一时间，整片广场只能听见大风的呼啸。

“咳咳。”我清了清嗓子，如同唤醒大家那一次一样开始了我的演讲。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相信我的名字已经不再陌生，我是黎。”

“我们今天能站在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走出了光圈科技给我们塑造的梦。我们一起推倒了高塔，我们一起打败了曦！现在，你们的笑容不再是程序的模拟，而是你们切实的心中所想！”

观众中迅速响起一阵掌声，人们的笑声随即传来。

“但他的倒下并不是一切的尾声。相反，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人类同胞，而是祂们——那些曾经摧毁过光铭城、摧毁过镜中城、摧毁过人类文明的存在。”

“如果我们继续守在这座城市，总有一天，祂们会再次找到我们，再一次摧毁这座城市。我们不能做待宰的羔羊，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带回人类的光辉！”

“所以，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带人，去寻找镜中城，去寻找人类真正的答案，去直面祂们。我不会骗你们，那条路，必然充满黄沙、孤独、甚至死亡。但未知，才是我们未来的钥匙。”

“想要和我走的人可以走到我的身边。但如果你选择待在城市里，请继续重建城市——这样，在祂们来的时候，你们能够和它们斗上一斗。”

“你们拥有最后的选择权力：是跟随我，追寻世界的真相；还是守在这里，让光铭城不愧为科技之乡。”我张开双手，深吸一口气：“你们的未来，紧握在你们的手中。”随后，便紧闭上了双眼，仅用双耳聆听着人们的脚步声。

起初，我只能听到风凄惨的呼啸。人们无比的安静。我仿佛能看到，他们此刻正惶恐地看着他们身边的同伴。

突然，我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那段脚步声停下了。洪亮的声音在我身前响起：“我们几周前醒过来，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和黎再次去找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吗！不要犹豫了，快来啊！”

我睁开双眼，看到又有几个身影冲向我。我的鼻子突然涌上一股酸意。

最后，十三个人走到了我的身后。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留在城市里，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请求。

出发前的一晚，我独自一人走在城里。

我去看了碎片飞到的地方。每个碎片飞向的地方，都有一座倒塌的建筑。现在，他们的周围都摆满了脚手架。

我顺着当时遇到的男孩带我走的路，找到了记忆里的学校。那座建筑确实是个学校，此刻灯光已经熄灭，里面空无一人。学校的旁边没有记忆里的混乱，只有几盏高悬的明灯。

我最后再次爬上了高塔。看着眼前的小T，我拍了拍他僵硬的外壳：“嗯。。。小T，我现在要带人去寻找关于祂们的真相，但这座城市的人，不会再被科技侵蚀。”

说完，我望向那扇破碎的窗。窗外，月光照耀在整座光铭城。我突然感觉，今天的月亮格外地亮。。。

回到家前，我顺着记忆回到了我的休眠舱的位置。我沿着我第一次逃出光圈科技时走的路，找到那块大石头。上面的纪字，此刻更加斑驳。

“嗯。。。都到这时候了，我也就不再隐瞒了。”身后，明的声音突然响起，“你那次跑出来时，就是我把你打晕的。”

我转过身，又气又笑的望着眼前这个看不清年龄的家伙：“好啊，然后你就作了这么大一个局？”

明也向我做了个鬼脸——不得不说，明的身体和他的神态真是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然后笑着说：“哈哈，是啊，我当时检测到看到你看到那个录像，我就知道，又一个不怕死的家伙出现了。对了，那块石头上写的，是。。。纪元。嘿！倒是和你马上要干的事很像啊，开启一个新的纪元，一个再次属于人类的纪元。。。”

是啊，开启一个，人类反攻的纪元。。。

第二天的清晨，我和十三个人背着行囊，站在城市的西北口，向众人挥手告别。

四人帮此刻站在人群的最前面，和我面对面站着，眼里满溢着笑。

“当时只是受到明的指示来试试你，没想到啊！”尧此刻一拍我的肩膀，五味杂陈地感慨。

我只是笑了笑，过了一会，不甘心地再次开口：“你们真的不和我一起**去镜中城**？”

四人摇头，我也心下了然。我最后看了一眼沐浴在阳光下的光铭城，笑了笑，转身走进了漫天的黄沙里，和十三个伙伴一起。。。

风突然变大，我突然胆大起来，在风中大喊：“**等我们回来！活得久一点！**”

风中久久回荡着我的大喊。

。。。

我们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黄沙中跋涉，日升日落，岁月如梭。唯一指明我们方向的，是指南针。

不知走了多久，眼前终于重现场点绿意。我们欣喜若狂，连步伐都加快了几分。地平线，太阳沉没的方向，我好像看到一个模糊的城市轮廓。

比城市更先到来的是一伙人类。为首的人们见到我们，如同见到久别的好友一般，熟络地握住我的双手——我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一股熟悉的感觉。

“你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一时竟问住了我。我带着他们和我的同伴们坐下，生起一团篝火。在跳动的火光照耀下，我缓缓开口。

**“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